

玉華子游藝集林下下稿卷之二十四

目錄

勅封太孺人楊母倪氏墓誌銘



嘉興縣儒學教諭泗濱許君墓誌銘

山東按察司副使大宗姪震章墓誌銘

諭族以激子姓之不義者

書徐宗伯集東小冊

祭章姪文

回李相閣老聘禮書

竹居薛先生文集序

祭竹居薛先生文

壽許母周孺人七十序

玉華子游藝集林下下稿卷之二十四

益河馬一龍著

門生徐馨校輯

勅封太孺人楊母倪氏墓誌銘

金陵自古稱大都人物之勝

國朝倪尚書父子相繼文獻足徵父謙由翰
林進大宗伯子岳及弟第三人進大家宰謙
謚文僖岳謚文毅歷

仁宗以下四朝具載名臣言行實錄岳之弟

阜亦以進士翰吉官至四川左方伯除劇盜
有惠政及於民一家父子兄弟並為顯官皆
以才曠著蹟宦也或於朝士也藪於鄉吾
慕先達鄉先生乃今得以誌倪孺人而叙其
家世幸慰平生孺人即阜之女今浙江布政
司理問楊君益元母也益元父默齋公諶與
其弟謙俱例貢登上舍在邑里間雖中年即
世未究所施然文章行誼前後名流多拜下
風若知山史光祿大夫與其子玉陽太僕卿

吾黃門先子及不肖龍逝為忘年之交默齋
公嘗與大司馬王石岡友善石岡固倪之後
聞人倪方伯娶吳宜人而生孺人甫數歲宜
人死其兄霈其嫂胡氏鞠之兄霈又死其次
兄徵江府知府霈欲為擇良而託於王石岡
適默齋公喪元配邵孺人謀繼室於石岡石
岡喜曰吾素受知於君藉此可以為報而倪
之世家淑女得君又庶幾不負所託矣孺人
遂歸於楊楊亦家世簪纓自祖剛為侍御史

至于伯太守紹祖父耕野翁進屢傳富積孺
人女於倪婦於楊富貴業侈宜安其習也乃
自持約素若綠窻箕帚多助夫子儉德及默
齋公見背哀毀殞絕執喪三年動遵禮度當
是時夫喪子幼嚮伺以為已圖者外奸中釁
一切旁午非孺人克知太體摠挈減獲網羅
稍為約束俾令母弛而無意延師教子安有
今日哉今其子益元君學底於成從邑庠
升太學謁選銓曹初授南京太僕寺主簿以

官能績贈默齋公為徵仕郎孺人為太孺人
制曰敦倫尚義行重鄉邦子能榮其父矣又
曰世臣淑齋壺教夙聞子能榮其母矣孺人
為婦於默齋公而俾其夫不失妻子之盛美
為母於益元君而俾其子能成父母之令名
可謂始終無媿於閨幃中作慈順儀刑而世
美前人倪之澤不衰楊之後克昌也銘曰
地道上行兮有翼女節苦貞兮自飭喬木委
禽兮金閨通籍富貴不驕不侈兮儉順以為

德此在丈夫或有所歎兮孺人天性渾成而
允作閨中之則孰不為母兮蔓豆既遷禮容
是習孰不為婦兮眉案聿齊良人顯蹟豈曰
女德不外見兮是皆立言於太史公之筆若
倪孺人之助夫成子兮當特銘以誌石

嘉興縣儒學教諭泗濱許君墓誌銘

吾母許赤城之後其先居潤之丁邨橋丁邨
橋徙金壇金壇許姓凡幾此為王母觀許家
者族最大節義婦王邑有著聲其子元一公

諱瓊起自孤携其孫雲林先生諱卓字本立
與吾母同謝出德行孚於里開間縉申君子
相與為師友有不為雲林先生所鑒識者皆
耻之雲林先生吾稱舅氏焉娶西岡李姪生
吾內兄弟三人曰遷曰道曰選道字惟學號
泗濱即君也君生七八歲穎資出羣其時有
王司諫樗菴為童年友竒並稱非凡年十三
與吾同師孫澤民澤民難於師不終歲弃去
又師庸齋呂先生學舉子業業成選弟子員

各就邑庠吾幸先得觀場食廩君與樗菴後
先奮起其後吾二人得科第而君才竟不售
以廩貢初授海鹽訓教成而績著名遠而用
章不三年超陞嘉興諭職掌名邑大庠亦教
例所未有也君在海鹽樗菴論嚴相外補不
赴罷職吾終養服闋入朝見當路在浙者
咸謂君可薦用將以大邑授君政君病目盲
遂老功名富貴於君少緣茲而述行叙德豈
惟吾不敢媿即在樗菴亦當讓君前駕耳以

君德阜才淵得位與時不為世俗阻撓何所
施不可既既於命不能舉措大行又年未艾
而天奪其明壽未稀而天奪其年造物有劑
量所遇禍福豈有門徑辨析引之未乎得失
窮通不過偶然遭際而已於君柰何然孝親
睦族敬兄友弟敦信明義克已誘賢輕財尚
友自成人以逮終身無少慙德沒世而名彰
若鄉賢有祠必待君左席矣嗚呼人皆百歲
乎浮生如夢世無斯人在也我道益孤吾與

君同年生自吾有知識來相與朝夕而歷年
多同事久相知深欣戚榮辱齊得喪一死生
捍蔽我患難扶持我疾病求如君者指不能
再屈矣君未六十時喪吾外嫂楊孺人其年
又喪次子一德蓋君平生處夫婦極愛况一
德亦能子是幹蠱昌其後者以此過傷遂失
明其長子一心嘗從吾學頗知順志悅親之
道而君因痰火內崇遂捐其養遠近聞者慟
錫無弗涕洟實德感人如此未一心哀經詣

吾拜而進曰父師成我今父昊天罔極矣所
賴以不死不朽者惟吾師誌而歲諸幽室使
一心得備為人子而不負門下一日之教吾
父死且瞑目而一心之生不覩顏為狗馬皆
在於此此正吾意也何辭君卒於今年某月某
日距其生弘治己未二月十二日享年六十
有七配楊橋楊公澣之女於君為賢婦於子
為賢母先君七年歿子女三人長子一心庠
生娶吾姪山東副使震章女章女死繼南康

澤藟集 卷之二十一
縣丞艾尚古女次子一德娶段僉憲族姪醫
學訓科蕃君女女嫁吾弟庠生有騏孫曰載
思娶雲南知事武進李君耀之女大行人世
臣之妹也孫曰載惟娶丹陽庠生睢君倫之
女孫女嫁太學生吾邑進士彭君謙之子若
畏皆心出也孫曰載瀛娶同邑太學生王君
煉之女載肖聘同邑義官于君源之女載立
尚幼皆德出也曾孫學驥聘同邑庠生史君
方女曾孫女二氏矧若此君之畜德厚遺

澤藟亦可見焉以其年某月某日葬於祖塋
與楊氏合焉益河子乃誌而銘之曰

世不得見君子者斯人云亡彼君子懷仁負
義兮玉質金相昔少有奇氣兮欲凌千仞而
翱翔乃同門以自淬勵兮各竭其才而求升
希聖之堂若世途一任險夷兮明哲者必以
用舍為行藏道之足乎已無假於外兮富貴
貧賤皆倘來而非吾常能無媿於所生兮混
大化之微茫全其天以歸盡兮吾於子其復

奚傷金玉於佳城兮安靈光而發祥山鬱
然其菁燦兮水盤旋於洞房惟奠神而不朽
兮共斯銘之無疆

山東按察司副使大宗姪震章墓誌銘

嘉靖壬戌九月十九日吾大宗姪山東按察
司副使震章以疾終叔其遺書得作郡諸司
薦剡執而哭之曰痛傷哉人不間於其父母
昆弟之言昔者先師以稱閔子騫之孝吾謂
姪庶幾於此乃今又足徵吾言不為自賢自

功者矣吾其枚舉薦剡中語實書其事以誌
姪於墓藏其曰德誼藹君子之風才猷繫公
輔之望性資馴雅事體精明姪聰明資質兼
人於書無不讀恭謹謙益安和脩潔平生與
物無忤於利弗趨處宗族鄉黨之間未嘗不
以忠信薦敬見稱於人自幼至老以父禮事
我雖甚拂意不形於色過勞不倦於心年踰
五十官至太守猶與弟彥同爨貧富貴賤視
無爾我他可占矣其曰老成練達行著定規

克允詳明治無冤獄姪登秦扶元榜進士即授小司寇尚書鄭公海內聞人也姪得受知乃建白部中八事一曰守舊制二曰除積奸三曰革衙窩四曰清獄囚五曰省役費六曰飭官常七曰程吏能八曰定番直公歎賞知體刊為部式永行之踰年轉本司員外郎中差河南審錄獄囚多所平反非死罪而入死刑者所活數百人事載詳刑別注其曰德望素孚於平時才華益展於初政事不避難隨

盤錯而允濟政惟務實不巧飾以要名姪由司寇郎陞河南彰德府知府彰德者古鄴下地也曹孟德遺思在人心至今其民勇智豪俠及

本朝蕃王建國子孫為郡王將軍補殿下者數百計非有德量足以包荒才料足以理劇未可言治也姪至府首啟趙王定祿米之期嚴家從之約辨貴賤以聽訟詞辨賢否以別禮待有從將軍者號府門攫胥徒物不與毆

傷其人府中以為不可彼遂躡階詈官長姪
不較使人要坐於堂潛入趙國啟王王遣校
卒械繫號者於國門示曰再犯者如例自是
王國事一切不擾而凡稱殿下將軍者無足
於太守府庭矣其曰戎兵克詰水利具脩其
時山東大賊李邦珍猖獗漸掠近河南境欲
與歸德師尚照合力以圖不是衆議集兵拒
之河南巡撫張公吉山者舊在吾邑庠姪滿
其門而知其素有謀畧乃檄入撫臺問之姪

曰至而拒彼勢似破竹方張無及矣今山東
困賊而兵氣不揚莫若乘其未至選勁卒數
千助山東之師以勝其氣賊可擒也張從之
下令得府屬勁卒五千人日夜趣山東山東
兵氣百倍直擣賊營縛李邦珍兼收師尚照
者果彰德軍士於是兩院三司皆相服而相
賀曰不動聲色折衝千里公其人哉河溢下
津齒土崩城壞廬舍民患弗堪姪具聞請先
於遠水處掘平地為枝河使水歸河流則泛

汎汎而大河潰出之勢亦殺其患可免姪遂
身任其責和會羣力分地而授之役計日而
程其功不越旬河復故道其曰修河以救民
溺而見諸經畫者甚詳糞粟以濟時艱而人
之全活者甚衆又曰丈地修河期以治家之
心治郡均徭節費推其愛子之心愛民當時
水患雖除地利已失姪逆料將未必艱粒食
矣向有司驛迤鄴居八府衝衢急應以要貴
游植聲譽者糜費民財供應於是切罷省

傳額所餘盡括其數召民買谷麥貯預備倉
其後他郡饑而死者不可勝數獨彰德府縣
野無餓莩焉其曰操存足以質鬼神忠誠可
以貫金石以正己格物為本而七屬服其公
廉以節用愛人為先而庶民賴以安攝此人
生律已之大閑吾祖宗遺訓以孝悌守身以
勤儉守家以廉介守官傳之千餘百年雖賢
不肖之不齊其間任氣頑悖從慾侈惰多有
之未有以官橐敗露而遺玷前人者姪更從

孤携貧苦中未又堅定不移耳其曰溫雅勵
介石之操承宣著于蕃之績蓋廟堂之偉器
誠經濟之大才此姪轉任山東其後孫御史
巡按河南復薦者山東不一年巡撫劉安峰
出格特薦以為德器沈潛而英華自見才猷
敏捷而圭角不形宜置廟堂之列以端僚采
之儀如是歷履考詳可以觀吾姪矣其年吾
為史臣在朝進表官張萊溪入京云姪卧疾
危薦訊之知青州盜起兵備道缺生儒考貢

提學道缺姪本貼堂管驛傳而兼此兩道值
冬時嚴寒駐劄青州晝則衝冒冰雪搜山勦
賊夜則離去枕席焚膏閱文姪素體弱神疲
而寒疾遂作及王鳳洲接任青州始還臬司
但兼較文有餘暇矣然抱病積久藥不奏功
故危也時

朝廷勅史臣捧冊出使諸王國封拜吾應勅
山東八月見姪於濟上姪告其欲歸志吾沮
之既別去遂解印綬飄然還御廬嗟吾馬氏

之不競矣吾馬氏自晉南海郡公從晉元帝
渡江家溧陽歷三十代而溧陽一支唯吾姪
嫡長為大宗吾所望元宗拓緒先府君以下
一時並起者竹湖二十六叔與吾與姪而姪
且少孤歷盡險難意者天之大授姪斯其人
乎先兄見背姪甫九歲其弟震彥三歲吾嫂
楊太宜人依於父產其後楊之父死族亦替
嫂貧不可為朝夕拮据女紅勤畝鞠二子俱
長長而學成姪年十五蘭御史取其文為入

學第一人與吾同華硯歲時無少間吾遭先
府君雲南之變遂援例就北監上書

闕下其年盧御史見姪試卷甚竒之掄選歲
旬之才謂莫能與一二偶者吾亦誤為大司
成林公標錄果兩歲鄉試皆中式蓋嘉靖七
年戊子也其前一年丁亥姪病瘧吾病怔忡
各避家金焦二山就醫檢閱大乘金經一歲
吾幼嘗以儒業少隙讀老氏書於此與吾姪
合併頓悟三教宗旨超然素想病皆不藥而

愈方病間先府君雲南書田嘗夢駟馬橋遇
異人授金泥帖其上云同科三進士兩世四
魁元謂當兆應吾與姪者辛卯竹湖叔亦在
北歲發解以為三進士無惑也壬辰俱下第
乙未竹湖叔中進士甲辰姪中進士聞吾嫂
訃於京邸還家守制丁未起復赴部其年竹
湖叔為光祿少卿在告吾亦中進士選翰林
庶吉士以母老五疏乞

恩終養侍吾母老景七年中間吾母即世時

吾傷心病癩發不起竹湖叔以光祿弊改治
中官杜泰而死吾三人者惟姪與吾在及吾
掌成均教歸老姪又奄棄吾雖具耳目在人
世而亢宗拓緒一念與姪俱泯矣誌吾姪而
吾淚兩行下不曰哀吾姪不世而哀吾祖宗
之子孫不能盡如姪者今在世也姪名震章
字國華居梅庄學者稱為梅庄先生吾曾祖
養拙翁敕贈徵仕郎諱賢公者姪高祖也吾
伯祖諱蒙公者姪曾祖也吾伯父諱慶公者

姪祖也吾伯兄勅贈承德郎諱肅公者姪父也吾嫂楊氏楊公和之女吾姪婦史氏史公佩之女皆推姪之貴一封太宜人一封宜人史氏生二女一歸嘉興縣儒學教諭金沙許君道之子庠生一心一歸太僕寺少卿吾邑史公際之子錦衣衛世襲百戶繼書又側室顧氏丘氏生子五人女三人長吳益太學生娶金沙太學生王君點之女副使遲菴公之孫僉事方麓君之姪也次吳志庠生吳澤

縣知縣而君裕之女次吳時聘主簿溧水袁君鏡之女次吳權聘光祿寺署丞同邑彭君若思之女為姪同科進士爰東公之孫次吳學幼未聘一女許聘同邑周君儲之子育噴一女許聘金沙鄉進士陳君繼志之子宗恩一女幼未聘權與周之女立出也孫男三人皆益子長聘同邑鄉進士陳君善之女餘尚幼距生弘治辛酉六月三日享年六十三歲卜於今年仲春四日塋馬巷新塋銘曰

吾世分茅肇迹於漢渡江以耒晉室中亂子
孫蔓衍穎瀨為冠文武馳聲千載炳煥銅標
遺烈絳帳流風吾姪後起寔亢其宗出自孤
携文學是攻成身有道孝悌聿崇豈無祿位
不改賤貧豈無譽望不以驕人敦厚勵俗和
易近民植節養浩脩詞立誠儒林藝苑後學
為師官常仕習

聖朝樹儀時達志遠未究所施急流勇退山
林自怡方期永壽以昭德報天愛其才玉樓
賦召雖存口碑無以貌肖令我心摧曷勝悲
悼相彼泉臺水逸山迴金城鬱々玉柱巍巍
奠爾神樓嶽鎮天培吾言送往爾陰開耒
諭族以激子姓之不義者

易萃渙皆以廟言我固知萃渙之道莫若廟
也夫人以姓相傳原初一祖至於支裔散分
形骸漸隔由親迨疎由疎迨遠誰復識祖宗
一本之義惟是假於有廟而精神意氣恍然
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子孫始有一念之明知

為一祖傳流而千支百裔不過此一人之形骸分散而各具者耳膚理毛髮之微其氣感通則在爾者亦在我也以故相視一體貧賤富貴不易其等逸樂憂虞不殊其情情意交孚等倫秩叙禮義相先忿爭不起死生悲痛有無相通疾病相扶持患難相恤此吾有見於立廟明宗之法大繫

朝廷風化而日夜思圖勉力為之冀與吾昆弟子孫興起是念調和保護日昌日盛紹述

祖宗休美而不斬其澤然人謀妄希天弗宥密衣冠晉申之賔者相繼謝去一二年來族中連結外人朋家作仇自相戕賊甚至手足腹心離間越絕競為陰詭期以殺傷為快此何異一身車裂肢解而更有助之力者以為族除此輩皆吾囊中物矣竟不諒蟬螂雀彈物相吞盜安得自全乎力挽之不能心思之無以無亦祖宗不靈無所鑒察於天而縱惡容奸欲消滅其子孫者所以致此耳昔周公

以武王疾薦告於其祖考曰爾不許我我其
屏壁與珪周公聖人也要於神明猶不免作
色以是推之毀廟堙祀行於今日禮亦所宜
今二弟在獄羣咻方煽我何顏立於家廟乎
自此一切謝絕族事以終吾老吾蠢朽不貫
與賢智者同事於祖宗之前罪死罪死乙丑
歲長至日一龍具帖告 祠堂

書徐宗伯集柬小冊

古有詞翰遺今千數百年者其未有二端一

人品高邁無倫一道藝精絕無類非是則自
為標白以竊名於後世耳吾何敢明菴宗伯
固愛我者也况學識超異即所謂有道之士
當世一屈指因同門者在我有一日之長彙
往來書札標白而歲之人未寄示更索首識
歲月遺之後吾謂明菴知愛我矣或不能愛
之以道欲詞翰之遺非是二端不幾於標竊
之病乎此愛之過而忘其陋在明菴非不知
者

祭章姪文

嘉靖四十五年歲次丙寅益春晦日四十一
叔遣震伯奠於山東副使大宗姪之柩哀吾
姪今不在世而其子之衣巾者少且杜垂髫
者冠提携者蒙塾而襁褓者能步趨矣時序
更移人事代謝恍惚旦夕之間吾姪聲音咲
貌猶若接吾目而充吾耳曾未改觀易聽寒
暑倏忽已三年也塵息勞生悉歸元化大塊
不久物各始終吾姪素定之衷必夭壽不貳

而未瞑之日無乃大耋為嗟乎嗟乎哉彭殤
齊轅孔跖同調達生者誰幾人而全歸者不
能多屈指也吾望古稀一再易總謂百歲可
期耒耜者視徃四分之三過其歷矣人生寄形
宇宙俯仰無愧得如吾姪生順而死安瘞魄
幽冥爰祥宅兆祖龍告駕方相驅途徂彼青
山永奠爾居其庶幾英爽不昧假於尊俎
回李相閣老聘禮書
伏承嘉儀率劄下頒為小孫女納采者竊以

姻連二姓爰相攸而得韓誼重百年喜定祥
以歸姑固云大冶鈞陶作配默繇天合然藉
高門俯就夙緣仰荷心孚恭惟太翁門下系
衍玄元名通玉秘循三命而稽古人之德謀
錫允臧以一身而繫天下之思壽享平格惟
是秀鍾川嶽萬生震噐魁天下於
聖時亦兼瑞應天人弘贊乾綱追唐虞之盛
際勲猷物采寵拜殊恩玉牒丹砂靈承太造
既福而壽而康寧又尊而榮而安富丕彰世

德花萼相輝誕顯家聲雲仍嗣蹟牙籤滿架
允稱奕世簪纓之宗玉冊盈箱僉羨通國冠
裳之望如龍者益浪半生留連三經謬希先
澤恪守遺經嘗附梓台下列清華之選尋辭
雍辟投閒山水之間既偃息文樞無復心懸
於廊廟而棲遲石隱輒以道遠於搢紳不才
無足稱兒輩又何似也矧令賢孫夢協長庚
可卜詞章為太白頤小孫女姿窈閨秀詎云
才調擬相如優蒙雅度穆垂廼啟私衷焉繫

紅牽絲縷海陵雲合鎖瓊花玉倚薰葭江上
香傳開翠障百里縹玄黃之盛儀物兼將八
牕效金碧之輝情文具俗一世而繼世已脩
世講於出處之偶同因親以及親又薦親誼
於本源之好合拜嘉增懼過辱何當薄酬筐
篚而申獻襪之誠統冀帡幪以賜包荒之愛
時下律中姑洗辰御勾芒更祈葆順含和翊
皇圖以開壽域凝禧納祉聚百順以錫萬方
則龍也與於東之寵永依南極之光矣詎

書

竹居薛先生文集序

當世道學之宗有陽明王公者其後門人吾
所交游王龍溪棧錢緒山德洪傳於越州歐
陽南野德鄒東郭守益傳於洪州二薛中離
侃竹居僑傳於廣州天下一時倡明斯道賢
士大夫以致良知為學而得所見性真道體
若今在位一二師保舉而措之政事間
君以聖朝廷以清明兆民以阜時世駸駸

雍熙泰和之盛矣夫道明於下其於在上焉
有裨道行於上其於在下焉有光學何負於
人而人乃不求聞道哉吾序竹居薛先生遺
文竊嘆自暴自棄者曹寤中雖喚之不省也
先生吾戊子御試座主嘗以陽明公教相與
論正時吾所見君子之學求其切實而簡易
者莫如務本一語為體要故教人須從根本
實地做喫緊工夫若性與天道乃孔門子貢
以上弟子事下學者不先從事於博文約禮

欲求超脫頓悟而以一蹴至之所謂奔逸絕
塵不受嚼轡雖能一日千里終非範我馳驅
行遠自邇之道今先生文集中多所著述其
在當時務本鄙論有取證者因是一發明之
夫道之大原出於天天覆地載其間萬物生
成不過混沌之氣一竅中虛中虛之至極盡
無餘故曰太極太極者太虛之一名也太虛
者大氣之一竅也其曰理氣之聚散生化之
條理也其曰道氣之分布循行之道路也據

其所謂本一氣而已古之聖人在氣中推出
理未然理起於數而數又氣之所見顯設以
為象器天地萬物皆莫能遠焉何者伏羲氏
仰觀俯察以太極本體剖而斷之○則為一
一為奇為乾乾知大始所以流行而無滯者
奇為之神復截一而兩斷之一則為二二為
偶為坤坤作成物所以含畜而無盡歲者偶
為之化一奇一偶分陰分陽交互藏根錯綜
衍緒環循無端變化不窮天下萬物相續

為形質天下萬事相感以為失得然後秩叙
其所由通達其所行若是者理所自起道所
自出也使非羲聖畫一以為乾畫二以為坤乾
坤不立天下無易矣後世何從見理與道哉
吾常言道者行之迹理者道之幹數者理之
實氣者數之本舍形氣而求理不在父子兄
弟之間循習以體道不免風影捉摸入於探
玄索隱之境孔子教人自弟子入孝出弟愛
衆親仁至於餘力學文充類盡義堯舜之治

天下塞乎宇宙而古今莫踰焉不外於此先生得之陽明公吾得之先生雖其為說異同要唯列聖相傳心精神蘊不失其本實足乎已耳善觀竹居先生者毋以文為人物品題祭竹居薛先生文

嘉靖歲次丙寅孟秋吉旦門下生馬一龍謹束帛與香代牲醴之奠遙祭於座主薛先生之靈曰天下崇本先王之教推明聖人之道而斯民可興三代之行在吾豪傑之輩生於

百世之下奮乎百世之上大其聲以覺今之後日耳先生起於海隅與元方兩君子倡明陽明王公之學其進則行其志於立朝抗疏之間達其道於用入行政之地雖被逆龍鱗觸犯刑憲若固有者其退則襟處樵牧之羣莫知其為縉紳侍從之貴以斯道淑後生小子以一真為天地完人可謂無忝所生不負平生之學矣道喪斯文訃傳薄海遙致衷私申之以詞志合而生死分情親而道里隔目

斷愁雲淚洒悲風嗚呼哀哉道其喪乎

壽許母周孺人七十序

金沙許氏吾母族也臨溪舅氏其室周孺人者裔出吾里戈岐自王父贅金沙今稱茂城周氏與許閥閱並孺人夙訓協閭藥笄婦於許宜姑嬾妯娌內外擘畫拮据相臨溪舅氏菑畬堂構充翼多孺人之力君子謂曰順臨溪舅氏蚤背遺二孤伯賁叔賁在襁褓孺人飲糜茹辛者二十年保抱鞠成殆有父道所不

能者君子謂曰貞是歲壽七袞相月下澣為誕辰先期其從姪孫一心一中請吾文以祝吾惟先慈嘗道許之婦而順母而貞者善最孺人吾少游母族間亦習見孺人懿行逮老稔知矣夫周之世德自姪妣風諸宮壺婦道母儀至今補述不衰班孟堅范蔚宗作列女傳錄中閨大節遺範載諸史矣然女德不外見纂內淑以垂陰教紀懿範以昭後人皆所以風之也自女史環遐懿行少則衷德繇邈俗

何以風維是足以繫宗族御黨女士之風者
猶斷斷焉於故家舊族見之吾聞坤補順恒
著貞二者姆婦之所共美也然順以承家易
順以始基難貞於立節易貞於翼孤難孺人
以貞順代終始若基翼若孤處難若易含坤
體恒可占壽無筭又奚必游濛澤從陽都獻
霞觴聯緜籍而後為孺人壽哉夫艱難百反
備嘗五十載而今壽康享逸豫人情所不廢
也孺人且夙夜任勤不憚寒暑孳孳焉惕勵

勗二子以先君之志二子亦克自奮立志振
門祚期繼先業而無負母氏之教孺人之順
與貞於是益彰而重以積德壽彌其順稱於
宗族御黨式婦道者惟孺人之順咸祝之曰
嗚矣君子維以永年其貞稱於宗族御黨式
母儀者惟孺人之貞又咸祝之曰貞矣君子
維以永年蓋其貞順之德素孚人心而頌禱
者固大同於人情也余雖不能繼固擘史猶
得述孺人之媿無忝於其先世太姒太妣以

比洛姬公所稱庶幾申頌禱而風邦之女士
繼此莖耄期願得執筆紀孺人之壽因以錫
類不價然後知吾之所為孺人壽者風之也

王華子游藝集林下下稿卷之二十五

目錄

賀一峰盧大夫獎勸序

鮑東瀛掌教名邦振然蘇湖後起者今
拜官魯郡師士論皆以為不愜過余
王華山雪中贈詩一首為別

除夕對雪柬侶華戴學士二首

贈侶華一首其歸自滇南末掃墓也

吾年六十九未及生辰得危疾友人王

伯純濟以醫藥更生之屆辰携酒食
相度席間口嘲一首為贈

九日寄姜一齋傳

九日方丈山登高有遊方之外者未致

邑令盧一峰意因柬一首

登方臺洞觀九龍池偶興

又次韻答友人見寄

送徐明菴陞任紹興郡守

壽史南溪配吳孺人

貞節傳

書施成吾卷

邑庠建尊經閣始末意義

壽江右喻同峰六十

瑞牡丹說

方諸壺銘

拙翁說

王母觀許氏祠堂記

岱翠軒記

贈盛敷玄入試

贈王伯純入試

倫孫赴試

衢孫赴試

君子亭記

送鄧克承赴試時與其師盛敷玄同行

送二弟德超德良赴試

驥孫赴試

送史有光赴試

大夫軒記

山中承叢翠岑見訪

望沙公內擢尚書郎贈別一首兼柬魏

山寅長

易菴說

務本書院學訓

一曰修身為立業之本

二曰明道為脩身之本

三曰盡性為明道之本

四曰知天為盡性之本

五曰原氣為知天之本

六曰探本 七曰知本

八曰立本 九曰反本

十曰敦本

壽張松山七十

少尹槐庭王公墓誌銘

尊經閣落成寄邑庠三先生

九日大雨

玉華子游藝集林下下稿卷之三十五

益河馮一龍著

賀一峰盧大夫獎勸序

漢太史公作循吏傳後世司牧者始稱循良為典則

國朝郡縣天下而以民命寄之守令故吏治莫重焉歲遣監司觀風及大臣撫督覈其循良者資列最次於上然待常材以資待非常之材以望故其尤最者不次起縣令入墨諫

列為耳目侍從之臣最次書符牒以示所
憑即唐人第具善最遺意而獎勸者檄昉諸
提衡所以明最而表望彰風紀以肅吏治者
也然今天下郡縣有司以千計歲上以百計
其最者不過以數計馬上之人每欲得司牧
親民者服大僚司牧者之志亦未嘗不欲自
附於循良得得者相求而不遇者或材不足
以充其志或時不得以展其才又或所處之
地與其時不相濟耳何者莫先志操志不立
不立則操不堅用其才或非其所志乃有揮
霍運量之才而無堅定不易之志雖能剽煩
劇劇不足以為經濟之具有其才厄於遭際
不得與

國家所重甲科首選淹抑齷齪及所值匪時
包且盛於請謁薦舉托之夤緣賢者不逐時
乾沒又何以自見哉我

聖天子壽考作人勵精圖治舉

朝網整遯百官罔不精白承休稽殿最者無

所撓刺其也循良其也不才持人物鑑衡毫
髮公爽凡今有司莫能以詭遇獲之矣大夫
越產也少負奇氣雅有志操瓌瑋卓犖不與
凡才伍淵涵之學博達之識叢解第進士選
仕溧陽邑二百里風俗頗近樸野矧當畿輔
即有司一言一動亦風聞颺馳都會之區公
論易起昔人所謂難治者大夫今皆若易然
舉而措之蓋其操介絕俗不可干以私人服
其清釐弊與利剔蠹更化剖決如流案無留

續人服其能才志兼資而時與地皆可為小
試牛刀不三月醜髒膚理無弗解者於是頌
聲作譽名章著望重中丞撫督諸臺獎檄交
下其察屬薦紳與士民無弗喜且賀吾見大
夫捧檄變顏色迺鯁鯁然自以為吾懼吾恥
弗恪焉吾或恪譽弗章也可又鯁鯁然自以
為吾懼吾心弗盡焉吾心盡望弗著也可夫
獵譽以希進干望而取榮今之當官大抵然
也何暇恪職盡心圖自懼哉既恪職盡心聲

名譽望之末非由倖致而且以自懼此見大
夫所志矣其自邑令為天下善最第一人入
臺諫躋華陟要摠攬時位紬繹其才以終其
志他日相理天下翊吾
君之治雍熙悠久則恩所以為崇職盡心而
懼者吾為大夫喜而賀大夫之懼愈於言也
者以為天下賀也

鮑東瀛掌教名邦振然蘇湖後起者今
拜官魯郡師士論皆以為不慙過命

華山雪中贈詩一首為別

雪裏齋厨自不堪高軒何故過表安門牆桃
李還春日物色塵埃有敝冠白髮我人長富
貴青山一老共槃桓無情世事知多少今日
逢君且盡歡

除夕對雪柬侶華戴學士

離御萬里百年餘雪裏逢君一歲除山徑往
來無俗駕洞門松柏有吾廬老夫夜爨山陰
興君子朝來尺素書更約北村金玉叟共為

三友醉屠蘇

又

有客南來戴石屏山中禮數少逢迎布衣木
食雙蓬鬢竹葉梅花一草亭此日光陰駒過
隙浮生身世水飄萍與君相對分除夕添我
衰年老不勝

贈戴侶輩一首其歸自滇南來掃墓也
雪色梅花醉後看巡簷帶酒索君歡玉魚已
得人間地鉄豸應彈天上冠白髮青山尋故

老紫雲紅日見長安春風次第開桃李且傍
松林過歲寒

吾年六十九未及生辰得危疾友人王
伯純濟以醫藥更生之屆辰携酒食相
慶席間口嘲一首為贈

六十八九暮年人幾至危亡一病身醫藥得
君通聖奧形骸因此復元神天邊夕照西山
景雪後梅花老樹春命數有生原有定且隨
兒女共懽欣

九日寄姜一齋博

一片青山四水涯
田園荒盡只桑麻
世途碌碌傷飛鳥
時事紛紛看落花
天各一方遙望
處月中千里故人家
世間總有揚州宦
逢爾同乘海上槎

九日方丈山登高有遊方之外者未致
邑令盧一峰意因柬一首

木石山深寂不譁
年來無計作生涯
菊松為我開三徑
桃李無春不再花
空色世間俱是

相死生身外更無家
白衣肯與淵明酒一醉
陶然老歲華

登方臺洞觀九龍池偶興

方山形勝似蓬萊
下有龍池上有臺
海島日開青玉幃
雲房星落紫霞杯
仙人跨鶴何年去
學士焚魚此日來
借問水邊垂釣者
江湖誰是出羣才

又次韻答友人見寄

九龍山中居所居
君子儒平生賤金玉四壁

皆圖書兩眼自青白一行每躊躕因之以終
老默然契吾廬

送徐明菴陞任紹興郡守

我非狂客四明賢識爾才如李謫仙藐矣此
軀生在世浩然吾氣塞於天竟將直道行斯
世還繼循良入史編宰相任從司牧起功名
莫損穎川賔

壽史南溪配吳孺人

吾有弟史侯之裔為門婿吾有甥一女與史

聯姻契史侯遺澤千百年源流自昔稱門弟
子孫奕奕昭巖廊漢末不乏文武士只今富
貴何足數尚義宗人力行古退

朝譽望天下尊惠德布施萬民普古今積厚
慶有餘生當壽考如彭祖元神先露造化機
阿嫂古稀入仙譜阿嫂原出吳公家唐虞之
際稱重華裕後宜家兩無缺母儀婦道人所
誇我未稱壽思芳族幸荷玉樹慙薰葭願祈
母壽幾千歲蟠桃實熟還開花

貞節傳

貞節傳者

朝廷旌表傳隱君之妻劉孺人也隱君名舜
江西高安縣人其子益春為常州節推節推
君進士同年友須君某述其行以告野史乞
傳野史曰傳哉傳者傳也傳貞節傳吾道證
例於天下也天下有道道在人心不惟男子
生而萬物皆備於我立德立言撫世軌物雖
輒軻艱危枕藉禍患無不抗義植節自成其

身至於閨帷之間亦得專靜懿柔合道與義
可稱女史傳紀者無他純粹精一之氣其在
天地者恒久而不變也或者世墮道裂緣障
塵魔化為厲域故尚德之風聞者鮮焉非是
則子和煦育浩然充塞宇宙而謬妄錯雜不
生於人心良知良能皆不失其赤子純一無
偽之心忠臣孝子義夫節婦自此出矣吾為
劉孺人作傳何止為一女子立傳家門第幸
見唐虞盛際有婦人焉以表三代遺英故於

貞節傳中舉此哉有道之微傳儀刑於天下
後世耳孺人亦常女子流也歸其夫四年舉
其子不半歲而夫見背為人妻者與夫好合
生死之際一時情愛切叢奉身以殉其夫所
謂慷慨舍生不難孺人視其夫此心斷不可
解但夫所遺於孺人一身者有老親嬰子親
老既失子矣更失婦其之填溝壑求藟莩掩
且弗得能望垂白一日之享乎嬰子者不得
其母一乳弗繼呼吸即泯使傳廟不血而獨

成其名孺人雖烈絕驚人然重荷其夫未盡
之托不免有大不孝在其身而携憾往見夫
子於地下者於此重輕為生死較然孺人天
啟其衷就收血哀列問因姑一言全其毀弃
以安老存幼終亡夫志養之孝亢傳氏哉絕
之宗固兼有道義斟酌在男子學問充粹或
歎然下風况失天於廿有一歲之時舅姑既
衰門戶削弱顛仰饗殮內外酬應不過一婦
人晨操井日夜事紡織供百創艱難待其子

成之冀得小小補塞以為善圖節推君既長
又竭力勤緝稍裕以為熊丸師友之資其後
舅姑各以壽終養生送死皆無憾節推君學
成大儒挾策取甲科高第孺人今亦髮種種
五十有七歲而孀居三十六年之間如他婦
女輩見繁華奪目霜落淒情多少可易志慮
事而孺人不獨貞節不渝其間周旋化耦以
婦事其親而合併遂夫之心以母訓其子而
嚴慈兼父之道誠有丈夫所不能而孺人優

焉謂非有道之世天地純粹精一其氣賦於
孺人者為貞節其賦於士君子者盡為忠義
孝友而成比屋可封之俗哉若節推君以形
體禪孺人所遺所得天資已異於他男子加
以學問廣其聰明義理為之矩度體母貞固
以幹事持母節操以守身挽斯世升於大猷
今天下萬一猶有偷薄之風入於緣障而未
盡消者吾有望焉他日國史大書闡孺人潛
德與令子魏功並傳

書施成吾卷 有小序

池有梅梅之隰兮匪汝匪均貞迺植兮勁節
弗渝幽人若朋兮志以相胥幽哉幽哉澹然
蘧廬

池有梅梅之幹兮挺挺碩膚梅之葩兮有瑩
其珠梅之華兮有馥其區玉壺冰鑑方以自
譽

池有梅梅之標兮良曰凝酥時既衍兮穆風
其舒幽人樂之貞如潔如

池有梅梅之水兮內陽中虛含英下上兮相
映扶竦既清既馨兮桃李以墟繁華委謝兮
幽人寔徒

成吾施君與吾見辛酉同舉於御君之翁
雅志清脩慕逋老風致種梅池上自號梅
池逋叟今西湖孤山林舊跡尚存而羅浮
之夢傳者幾十世湖海芳流豬以為池而
古今夢蹟難論真妄要相蕉鹿耳此意翁
自得之孤山羅浮不在古而梅池不止為

今矣

邑庠建尊經閣始末意義

溧陽儒學我

皇明始開國建於城東南隅城水自上流分
遶四面穿城中出者學宮居其左水稍反而
趨下橋為挑及明倫堂北街徑里許直衝其
背堪輿家曰皆不利也吾為諸生時嘗白上
欲塞下關引其水抱學宮迤東鑿城別為
關門折而西向再塞舊關出水趨下橋直河

口引之又西近南城門以南濬父軍倉小河
深廣通下橋而直街衝射明倫堂背者移學
諭居衙以其地建尊經閣當其衝那書院沿
邊隙地若今嘉義坊左右夾堵之坊前作曲
街通行則學宮前流合之玄之水後屏擁巨
鎮可稱形勝矣其後玉陽史太卿倡環溪狄
藩叅尚寶朱芑泉儀部張次峰疏鑿水道如
法玉陽更益附郭膏腴之田二頃以贍學需
吾歎曰此好禮尚義第一盛舉也竊有志焉

而力不能副私心。竊農力稍資，補建尊經閣。如吾所嘗請白者，適學師林春齋，顧白江以是為言，竟諾之。春齋擢官去楚，以語接任。王紫石明年大獲，吾食羨之粟千斛，粟涌貴，易可五百金。田舍翁多叔十斛之念，勃然興起，漫購物料，相所樹，偏隘乃改學諭之衙於西，而以西齋南地，割造西衙一所，取堂後基直中。

文廟增置，呂經歷舍址南北共一百四尺，東

西共八十尺。鳩工畫撤，故木墾雜礫，築土高地，面四尺為臺，事半圖成。而吾室磬縣，所謂田舍翁者，不能審己量力，勇於謀始，踈於料終。其時一峰盧君以解元及第為邑令，與王君顧君皆有道之士也。教之取裁，助之經營，以能委任於葉幕廳者，鄉里賔達合學生儒朋，從輻湊共成吾志。巍功煥文，其為閣也，獨以發地靈，徼福人傑云爾。已哉，經以閣尊，閣以經尊。建經者聚方冊所載聖人之言而言。

以傳聖人之心者也夫聖人之心一以貫天地之道也道之不明於天下後世經生誦習餘千百年非無豪傑之興其間口耳章句務此取天下長物昧天地本然在我者自與天地準而至於卑私狹小甘為暴弃其侮聖人之言亦甚矣安望尊所聞求諸心焉不得於心則道不在人其在天下賴以存者惟是聖人之言載諸方冊之經而已傳曰不尊弗信弗信弗從恒人之情大抵然爾故建閣所以

尊經尊經所以尊聖人之言尊其言也以求諸心得其心求諸道天地萬物皆備於我矣然經不能起人尊聖人閣能起人尊經乎天下固有假小物而大通神化之妙者方諸陽燧不滿徑寸之石懸億萬里取火於日取水於月易於炊汲然此非日月精氣在天水火之用其功在人人見水火不易玩也見方諸陽燧能出水火而奇日月之化精恃物之靈也玩經者如玩水火以奇方諸陽燧推是心

於閣則經為水火之用於天下而聖人之心
化精猶日月耳是故經之所載者道與天地
準矣恃此具瞻起其恭敬奉持之心而天下
之道在人庶幾有望哉吾所為建閣之意固
以竒心易人玩心也立言君子願賜大手筆
吐心闡義勒諸堅砥與經閣並尊用詔來學

壽江右喻同峰六十

天元賦平格地道崇峻竒人生本天地三壽
類與稽稽天動謀德老成垂典儀美哉同峯

翁生當耳順時五十人始衰世事紛離繁
華總奪目不如松柏姿歲寒然後凋君子亦
如之少小攻道藝揚輝吐清詞遭逢一不偶
投筆安吾為有才終不棄小試牛刀資操割
百里解士民遺口碑大孝出天性昊天有餘
恩枕塊荒原間沒齒以為期三徵不復起竇
林森桂枝聲鍾徹四外勛猷策皇尋甘意從
所好尊養順時宜晦文含華澤鳳丘生紫芝
栖栖耀靈德妙觀衡氣機天上飛雲浮地下

海鏡集卷之二十五
廿五
流水馳雲水各自好逝者皆如斯暢然縱末
適聊以返天倪我居江之表翁在天之涯渺
渺千里途隔面心相知藉爾冰玉人道義良
在茲有惠孚我心有懷吐彼私山中拔兔毛
酒邊寫烏絲為翁祝岡陵齊年問黃眉

瑞牡丹說

培陽別墅庭中牡丹數本吾弟德章手植也
章娶於荆溪因任氏僦居再歲矣其墅老善
培灌盡圃之力焉適隆慶改元春三月牡丹

花於庭一本而並頭者二同蒂而聯萼者一
衆以為瑞章歸而見其同祖之兄孟河子問
之孟河子曰非以謂瑞也氣之至也固天之
所以顯道也夫天道之生物也始於一氣分
布成於五行雜揉區別於種類之散殊氣元
幾於動氣幾含於靜氣至則動幾張幾靜則
滋息蘊畜於其中者得氣數愈多為所生物
愈盛大豈惟牡丹哉樹植若松柏以為棟梁
其材也若芝蘭以為馨香其臭也豈惟植物

哉若羽毛以為麟鳳不世出也若鱗甲以為
龜龍紹天明命也乘風雲而上下也若金
玉之器以為瑚璉以琢圭璋綴冕旒至貴
重也故天之生貴物也與凡物異天之生人
也與貴物異天之生貴人也與凡人異此天
之所為道也聚生者以類脫類者以種茂種
者以滋善滋者以力故輔相裁成以贊化育
乃反有賴於所生其在人者不可不致思焉
帝退又見其同父之兄恩也起也良也以吾

言語之四弟借而至再問曰非瑞也是氣也
滋息或賴於人力有助於天願致敬敬
聞其義益河子進之曰非以謂氣也瑞之應
也天之所以示教也牡丹一花卉植物而已
稱言富貴謂其艷麗非衆卉比耳今且並頭
同蒂而偶花焉不又異於他牡丹乎夫為牡
丹異矣名之曰瑞以其出乎其類拔乎其萃
者也氣至滋息天之生牡丹者一張其幾而
灌溉培養人之滋助於天其力倍蓰十百千

萬可得施諸其所生而夫人豈不若物哉物
得其偏人得其全故萬物者天地之形也人
者天地之心也心者人之天地也天地之全
體包羅於吾人之一心吾心之虛靈全體乎
天地之造化孟子曰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
地之間猶未足以盡吾包羅之心體耳夫種
為牡丹人知貴而且重牡丹出奇花則又加
焉人知貴重牡丹而不思灌溉培養之力人
知灌溉培養加貴重於牡丹之力而不思求

之吾心或是歉然其或有歉然於是者因無
所觸於外則無所激於中若牡丹者以灌溉
培養出類拔萃而人知貴重之人亦肆灌溉
培養吾心之力去私慾之障蔽使虛體不虧
澄念慮之查滓使靈根不昧則同於人者亦
同於牡丹人所貴重於牡丹者何其故視人
不若牡丹哉故從衆之瑞以富貴為應兆奇
其花者姚黃魏紫也吾故曰非以謂瑞是氣
之至也天之所以顯道物其物而為言者也

存
卷之二十一
文用

瑞以灌溉培養為進德修業之功瑞吾資者
山木人心也吾故曰非以謂氣是瑞之應也
天之所以示教心其物而為言者也吾與諸
弟皆一本而連枝同氣者也至而滋息反而
游散栽培傾覆人力與天道並行乎其間其
為並頭聯萼出乎其類拔乎其萃以人之所
竒於花者竒於已以已之所竒於人者竒於
天下後世古人富貴稱花花將以兆富貴為
耻况瑞已哉噫剝剔其根剪伐其枝葉糜草

強標叢生蔓延幸毋見有不是花者

方諸壺銘

天一生水地六成之靜方坤體金以化滋圓
羅寄魄為物之核竅發箕津溟潢以泄濁洑
自天沛然潤澤不曰蒙泉始於涓涓放乎四
海涉流窮源惟此陶埴形式聿完方諸擬象
授戩奎垣資助玄君驀起烟雲毛錐揮灑璫
璨成文益曰水由地中行今乃壺中名顧名
思義太陰化精夾介於文房毋負爾所生

拙翁說

拙翁彭姓與唐相張令公同名詩才器望亦似之而遭際不及也故受戕於饒三日解印綬歸於西巖之下西巖翁之別墅在焉少號西巖子壽七十兩目失明既三年矣醫從遠方來言能瞭其疾也治之果然衆驚醫神西巖子亦自神其事因更號拙翁索同牕友益河子為說益河子曰拙固翁之本體醫果神乎夫拙言月初出而哉生明者虛以受日之

精也日月麗天陽明外爍陰虛內含故月雖營魄載光其中虛明常在耳天以積氣成虛乾坤所以妙萬物者不有太陰太陽二氣化精為兩曜迭照則律順至德亦唯昏昧蔽塞無以開霽成務而顯其靈焉即在人身內具五官外列五官雖各有所司而兼總條貫以周一身之用內官惟心外官惟目是以精氣所生神注於目外曜光明與日月異體而同功者目為然若精氣內蝕體魄全喪醫能瞭

也否其餘七情六慾不過為外邪所淫淫氣
作疾如雲霧塵霾一時障礙而已然有不治
而瞭者內蘊貞明物境不接無所引去寧寂
之中積久而精氣充粹虛明復生所謂泰宇
定天光發也夫目障於物醫知治目而心障
於目翁知治心醫不與也天生兩目本之日
月授形而以明眎假人者然不見可慾使心
不亂亂其心者皆見可慾之害也目見一物
則心生一障障其心而有目為瞽則瞽目而

明心立明見重於孔子張籍取友於退之若
然翁此心原無所障其失明三年內觀返照
超然天地萬物之表又物境中無一可見悠
然天宇澄澈吾謂加於有目者一等何在以
重拙稱神哉若曰翁稱拙覺天下之未拙也
而思其去障出晦之道則治目者拙神於醫
治心者拙神於己翁之拙豈非明覺自然不
睹之貞觀極於無形之至理乎拙心者目為
神醫為物瞽拙目者心為物醫有神功與翁

之自神者並見其拙

王母觀許氏祠堂記

許氏赤城之后王母觀地在金壇縣南舊有是觀而今無矣赤城者唐名臣家閩州丁邠橋宋景定間其裔孫諱溪者徙居於此後丁邠橋族漸微稱赤城子孫獨王母觀為盛耳吾許氏甥外家聞人多不可指數其間若許正九者賢雄於御義行於四方聲名達於朝著例授散官吾為童子時隨先夫人歸寧

及見節義婦王太君太外祖雄外祖晉者秩然有家法以情愛聯屬散支以禮度整飭頑惰他巨姓皆不如也私心慕之其時吾舅雲林先生文學行誼表表特出他舅氏詩書數庠校雲林先生子道教授蘇湖恪有安定師模誠故家遺俗流風善以猶有存者王母觀族又蕃衍徙而居十里又數十里或百里雖譜牒具存倫序可考然同人於宗之義非假廟無以萃渙溯源而知一本也許故有宗祠

在正九公堂禘歲久圯頽堂屢撤屢新祠無
專守遂毀廢不存雪湖舅常歎缺典合衆
哀貨積之三年與族之賔者某某身任百創
鳩工集材仿祠制乃建前堂後寢門廡兩夾
牲割庖湏諸所備具奠主妥靈薦享有時長
幼卑尊之序親疎貴賤之殊賢愚善惡之分
勸勉戒懲之等設立科條與祀典並行許氏
可謂益昌益盛矣赤城自唐至於今千百年
子孫復有後起者固當時積累締造極深且

厚其礎蔭綿綿不絕如此祠成於嘉靖四十
五年仲冬前堂扁曰昭格後寢扁曰惇叙并
祠記盡出手書吾甥受役而不敢辭是分所
宜然

岱翠軒記

秦稱岱五嶽之宗也語云登泰山小天下物
不得踰也秦始皇東巡至於岱宗封泰山及
五松為大夫當時以形擅尊以色縻貴歸之
吾軒有不秦固岱非松亦翠者自起然於形

色之外况處山林之間光嶽萃精標範玉之
奕奕雲弁千仞仰止其上不可階而升焉風
濤有聲水月交影盤根錯節歲無寒凋又景
與軒會軒與人俱者乎夫人心本末具太虛
全體總天地萬物形形色色無以充滿其量
山川草木鳥獸昆虫天地所不能盡藏曾幾
何百千萬數品彙不在徑寸一腔子耶故動
與物游身與軒皆物也物相敵也天下不為
岱小岱翠不為軒小萬物不為吾身小矣若

退然誼囂之境寂然寧定之時澄念息機致
虛守靜則萬物不足以斲之神氣返元聲臭
不聞形色俱泯與造物者渾化無跡豈惟渺
滄海之一粟哉塵芥六合瞬息宇宙列泰山
為拳石而天挺惟喬森森萬木叅吾前環其
左右置之方丈之軒有餘地耳軒止一楹四
簷周匝隆慶元年成之玉冠道人記也

贈盛敷玄入試

盛子文章衆所知生年三十遇明時無瑕白

壁世間少萬選青錢天下奇我學老農兼老圃君未聞禮又聞詩秋風桂子春風杏手折
雙花第一枝

贈王伯純入試

王生少小游吾門四十年未有令聞不負平生行所學欲成大志在斯文士龍未起雲間卧伯樂當空冀北羣聊賦一詩為別意好將
三策獻

明君

倫孫赴試

倫也有文章懸孤志四方郊元繩祖武燈壁兆魁光闕里衣冠會鱗宮桂子香齊名汝兄弟科第亦聯芳

衢孫赴試

衢也白眉良身材似我長少年成舉業今日赴科場夢筆天神助臨文意氣揚齊名汝兄弟科第亦聯芳

君子亭記

王子猷愛竹亟稱竹為此君玉華山構亭竹
間取名君子者清風高節竹與君子有之斯
名稱情常恐主人不與也平生愛松竹種松
竹非山土不宜其年冬得玉華山栽松計明
年竹醉日可移竹也春月而笋土鐵如戟人
如臂馬如耳牛如角象如牙出如蠟蓋此山
石有竹無主而雜取之向故濯濯又明年子
母聚族交枝接葉翰音羽者鳳尾矣箭筈者
拱矢堵而半垂者環屋覆而挺四望矣竹初

笋構亭亭成笋再竹竹藉主人護持亭以竹
名美微音翕清天韶駭虛淡魄流影雲壁墮
舊竹若有知以所愛報主人者揚誠齋謂子
猷愛竹不知竹其言未必然草木無知且解
人意人心本靈不愛富貴繁華即可見諒孔
子云知而好好而樂豈樂則不知乎其間嶰
谷律和衛淇玉斐蔣舍三徑桐絲一竿枯道
而生萊斑湘以泣帝渭侯壺杖因其類或知
有所蔽耳若據愛竹主人所知柔細者宗廟

簞簞堅厚者金騰汗青甘脆者庖饋膏沃淡
入藥品苦不堪食茂蔭成林獨二種多存亦
獨與亭中主人氣味相守君子以為非其類
也是野人之况也惟是恐恐焉負斯亭哉

送鄧克承赴試時與其師盛馭玄同行
瀛洲十八士個個有文章獨許青雲志先登
白玉堂師生同甲第桃李滿門墻二子皆及吾門
嗣聖龍飛日觀光入

帝鄉

送二弟德超德良赴試

二難好兄弟花萼並春暉志古能騷賦從時
入棘闈六鰲橫海駕雙鳳貼天飛努力板文
思藍袍奪錦歸

驥孫赴試

司成吾舊職太學爾賢關家世仍科第聲名
屬斗山詞懸三峽瀉錦奪一標還八月西風
道馳書動喜頰

送史有光赴試

字亮

之子成名豈偶然祖侯封土在金淵箕裘事業傳家世文武衣冠起後先時值唐虞為盛際歲逢隆慶正初元鎬豐第一開科目十九人中最少年有光年十九

大夫軒記

軒在萬松間秦封泰山五松為大夫軒以是名非公卿祿位取等榮貴者大夫大夫也益軻氏曰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

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凡為男子皆失以為大丈夫焉天之所生其間獨得精英博碩純粹貞一之氣至大不可限量至剛不可屈撓其視天下有富貴貧賤威武人者漠如耳孔子所謂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羣生殊類有節有材貴於節亦在造化樞紐以此關鍵所生之物生死輪迴而能不毀者故榱桷椳橦其大環車其高參天皆為木之美材棟梁柱石與松同其用然軋

曲盤錯不隨衆卉剥落而有大丈夫獨立之
節孔子所謂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此
山種松竹竹三年成林成亭松必十倍其時
乃得基構其十年吾始及第以親老終養家
食又十年入
朝為史官又五年而歸以吾從大夫之後為
是軒也夫亦不免以祿位榮貴有免耶斯愧
於大丈夫矣

山中承叢翠岑見訪

草堂燕去雁未秋寒暑相催感舊遊
壁水春風人似玉函關老子雪盈頭
塵埃物色誰青眼土木形骸一敝裘
今日與君須盡醉明年君醉曲江樓

山中承王射川見訪

白玉山人近古稀風流猶憶絳紗帷
門墻桃李無春色京國風塵有布衣
避老不知將老至過時方覺昔時非
相期別後相逢處九日同君坐翠微

望沙公內擢尚書郎贈別一首兼柬魏

山寅長

草堂萬里好音傳
邦教龍飛進兩賢
致治清風敷境內
留行赤子卧車前
老夫松菊開三徑
知己蘇張說二天
相別與君分夜半
看雲步月意忺然

易菴說

吾往玉陽太卿壽見蓄戚張易菴有先民長者之風後詩持履菴侍郎所作易菴詩介吾

外弟呂秀峰請為易菴說說也不亦難乎孔

子以斯道教天下後世莫大於仁其荅門弟

子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夫仁人心也仁

心本然在我欲之即是何易易然而以為難

豈故言難以阻人之進哉則易菴所謂易者

聖門以為難也然以乾知大始而以易知孔

子荅門弟子所謂難者其繫易又以為易也

易菴其亦有見於難易之間也乎否道原於

天而仁者天地生物之心純粹精一之氣生

人獨全故人者天地之心也心者人之天地也天以一氣分布流行化生萬物萬物各正性命皆天之所為也非天安排布置物物雕刻之其儻然不齊紛紜錯綜有不勝其夥者物之自成耳夫亦若見其難也而莫此為易乎至於人之一身百體為役吾之一心衆欲交攻腔子幾微易失破屋禦寇其任不支志大者荒才踈者陋智淺者鄙形拘者局惟是受命不暇夫亦若據其易也而莫此為難乎

故難以人言易以天言不天者恒難難以力學則進於易不人者恒易易以存心則無事於難吾所見於易菴有先民長者之風得斯道哉

務本書館學訓

講學者不務本益河子即方文山建務本書館樂遠方之朋耒乃作訓曰道有本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有子此言誠萬世為學之準也夫率循一理而達於萬殊者謂之道幾生

萬緒而原於一始者謂之本窮究萬物而極其精者謂之學操存一心而致其力者謂之務君子以務本為學則盡道矣後世逐末膠而本之不知務者何哉譬諸草木布形於地日月懸象於天容光者明照根深者葉茂有本者如是爾可以學而不思其本乎徧師曲士語高凌玄識淺苟鄙後生小子望道而不可幾泥迹而不能通此皆立教者之罪耳何有先覺不為探本之論故後覺者無知本之

資當世不有知本之士故所行者無反本之實凡事不循反本之矩故進道者無立本之地大都務本之學不明於天下而吾聖人端本之教昧昧然與異流衆技混於蔓延天下妄趨羣走無所適從其為學也攻於文詞之末以博洽者尚記誦以華藻者尚雕繪以章句者尚訓誥以豆訂者尚剽竊學皆無本猶之繪素為日月豈能發越光輝綴綵為花卉豈能條達生意才如班馬肆如左賈幽如屈

宋深如韓楊雄如莊列畜如董劉隱索冥搜
懸談極論無益於道而况下此者乎神化自
然樞機在我流行不息妙應無迹吾竊有憂
之以告夫二三子者學不務本則學非其學
矣夫道明於內無所假於外也盡其心者知
其性知其性則知天矣故窮理以至命莫不
本於吾心之知識心之知識本於天之聰明
天之聰明本於太虛之靈神虛之靈神本於
元氣之一竅氣之一竅本於混沌之實際濛濛

運而不息循環而無端者為之樞紐非此則
外假駁襍而主持不定矣道行於外無所妄
於內也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
在身自天子至於庶人一是皆以脩身為本
而身之所本者父母之遺體體之所分者兄
弟為同氣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
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此非誨之使知習之
使能益氏所謂不學而能不慮而知良知良
能本然在我故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於家

邦終於四海非此則內妄錯亂而推行無序
矣人於有生之後年與智俱長情與慾並馳
聞見汨撓知識分散事物交引良心不存則
本然在我者相胥而壞脩身云者以學問思
辨去事交物引之私復我本然之良而已惟
此本然之良能知能行無他引壞而充類之
至則仁之無不愛義之無不敬達之天下皆
然故兼體用合内外包小大澈上下貫古
今與其一節而言一事有一事之本一物有

一物之本舉其全體而言天地萬物與我同
一本也故吾人者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
以四海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以萬物為一
體其氣盛大流行與太虛同運其神融會貫
通與造化同功其業富有與二帝三王同為
治世之能事其德日新與仲尼益軻同為傳
心之要法其道不過始於愛親敬長之間而
仁義之用遍天下及後世無所餘遺耳故曰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孝弟也者其為仁之

本歟

一曰脩身為立業之本

隱居以求志孰不欲與舜禹伊周同揆及其
進用無有所以執持運用而成唐虞三代之
治者無立業之本耳夫立業之本繫於吾身
而吾身統天地萬物和劑均調經綸叅贊為
上為德為下為民非脩諸身者全備於我其
當大任而不惑亂僨事者鮮矣不惟建立功
業雖處家庭父子之間常變順逆亦不免譴

張失措一飯造次有不知其所宜大小輕重
厚薄緩急之等者故曰自天子至於庶人一
是皆以脩身為本

二曰明道為脩身之本

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此五者人所不可
逃之倫親義序別信此五者人所不可廢之
道古之聖賢所以致治當時而垂法後世明
此道以行之而已然天下貿貿與世途外物
相逐不返失其所固有而不能循所當行之

則謬妄錯雜相蹈於水火之中故終日終夜
雖有所經營思慮不過盜賊與謀禽獸與歸
耳故思脩身不可以不明道

三曰盡性為明道之本

五道隨氣機以蘊於中即性也五性乘氣機
以達於外即道也故曰率性之謂道先王以
五教率天下不過因其性以導之故性仁則
親父子性義則合君臣性禮則序昆弟性知
則別夫婦性信則交朋友性固道之蘊也性

未盡則道為虛行是以君子必致詳於理慾
之辨以養其性動以仁義禮知之良者性也
道心也擴而充之以極其量則天則純粹矣
動以耳目口鼻之形者慾也人心也遏而絕
之以至於無則私慾淨盡矣五性渾全而行
於父子君臣夫婦昆弟朋友之間莫非天之
所以與我者本然全具而秩然不紊者耳
四曰知天為盡性之

中庸曰天命之謂性則天者性之所從出也

不知天則不知吾性之本原而事性之功不力也蓋天為大氣積虛虛中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一氣支分縷析如陽氣中之健陰氣中之順五行各一其氣則各一其性仁義禮知信亦因之無非一氣之賦與一理之渾成一本之散殊耳天為氣之積虛氣為虛之廓廓虛為神之宅舍神為心之主宰心為人之樞機人為道之軀殼道為至中至和全體天地萬物以成叅贊位育之能也故欲求盡性之功必求知天之實

五曰原氣為知天之本

混沌一氣竅而成虛虛復生氣細縕合辟聚散徃來而陰陽動靜所由生焉其間陰陽互藏動靜循環五行雜揉萬物錯綜皆是一本散殊故並行者不相悖並育者不相害或相制以洩其過或相助以補其不足分布流行而所生品物正性定命各各相肖而非有安排雕刻之功以致此者子思所謂小德川流

大德敦化也川流者一物各具一氣之極也
敦化者萬物同具一氣之極也此理微妙而
不可見廣博而不可求是以莫知所性之原
學者必須以格物致知為入門以窮理盡性
至於命為極功以天人一貫萬物為贅動靜
兩機一氣為本使胸中了然自無藩籬之隔
人已之分物我之叅所以古之聖人仰觀頡
察近取遠稽遇事即物直窮到底蓋天地萬
物同出一原故事事物物皆與天地相似知

皆一氣散分而一理貫通則性命之妙自澈

六曰探本

事事物物俱有其本推其本而極之俱與太
極一貫惟不探求其本故業終於近小見阻
於凡陋矣且如讀書到顏淵問仁子曰克己
復禮為仁仁者本心之全德克去己私復還
天理是為仁今師之教弟子之學無非以此
敷衍得幾句話頭成就得一篇文字便了當
這番工夫若能探其本如說仁為心之全德

必推到天地以生物為心而人得之以生仁是天地太和之氣具於吾心者心德不止於仁而仁為發生衆善之機包裹五德義禮知信皆自此出耳故為心德之全既為心之全德則是天地生物之心具於我我只把此心去成已成物便是天則如何却有不仁的心仁是天地本然生物之心與我若不仁是傳流習染害我本體而與物相逐逐者然儻然物欲易流而本然天理難見故陷於物而吾天全喪矣一探其本乃見逐物而陷於欲者吾一己之私情也普物而循乎理者天理之本則也克去己私復還天理心德全矣所謂探本之學如此可以例推焉

七曰知本

入道莫難於知本不知本則道不可入且如處一常事亦必知本不然則本末莫辨不知所先後勞且無功今之學者蔽於意見溺於俗尚為進取舉業大壞平生開口便說這是

本領工夫殊不知此特遵行時制為進身行道之資至於敝壞却與身心本領無所與也吾身自具天地萬物本體直與前聖後聖同一揆者知此本而勿失之則叅贊化育之能在我舉而措之天下堯舜之為君臯夔伊傅之為臣所謂日新之盛德富有之大業即在是耳苟不知本則素位不能行而外慕之私物逐之擾一身自顧不暇安有餘力推之以及人哉故古人為學只要全我身心而已身

心既全則自能視天地萬物為一體善推其所為而萬物各得其所豈非與太虛之神同一運量在吾身實有受用不比富貴功名為外物馳騫者如是或遯世不見知而無悶或出為世用不過以公於己者公於人亦是全然天地萬物一體之意孔子曰古之學者為己意正如此若以記誦詞章為吾儒本領以得富貴功名為讀書結果本之不思宜其相蹈而莫知乎

八曰立本

學不難於知本難於立本本之所在貴於確守不拔學者有志於道將以吾心擴充天地本然在我與天地相似始備吾生所受於天之體後世不明此義皆自卑私狹小甘為暴弃間嘗有志之士亦稍有見其為貧窘俯仰之累不得不牽逐世情起初雖有隙明後來絲紘膠轄擺脫不去畢竟汨沒溷淖與衆齊轅耳此吾每每為吾道吾人痛惜今之困於

饑寒動於勢利如此者不知幾何人故學者當於終身事業知其本之所在卓然立志雖造次顛沛不敢遷移始為能立其本

九曰反本

天地與我本末面目無一毫虧欠無一毫偏倚此吾之正本也只為有此口鼻耳目之形則有視聽言動之情由是外物絲然乘其機而誘之內慾紛然逐其感而應之非禮奸於其間而本末面目不知所失矣學者須立定

脚跟漸次用力前所謂克復者反本之功也
能反吾本不殊於繼善之初謂之善反則天
地之性存焉不然則天以純粹至精本體與
我而我乃為物所污而失之不圖善反之道
此便為無本之人譬木之無根枝葉花實雖
存是猶死木耳

十曰敦本

敦者薦厚也言使其本充實盛大則天則本
然之在我者取之不竭而左右逢源用之不

盡而從容中道孔子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
也若至敦本則無復有學學者其以是為的

乎

右十條前五條明本之名義後五條明務
之名義皆古聖賢作之於前述之於後所
當宗也余嘗掌教成均思以此悟天下之
有志者而多病歸老今以此與從我者共
之士之在是館也其亦以本為務毋惑毋

忽

壽張松山七十

初年吾居玉華山與二三子講究聖門務本之學同志者四方朋來其時歛人張松山子亦在弟子列松山在吾鄉五十餘年能詩能酒能琴能棋能從儒者談道藝蓋賔而隱於商者也長於吾一歲吾自童子相識今皆老矣吾憶少時好作詩飲酒長夏圍棋清夜操琴與吾年若者儒之外則陳子高棋史石屏詩只仲觀琴李調陽酒庶幾與吾抗衡松山

雖不得過四子却兼有之故相從與吾遊松山必至况為門弟子久而談道藝者更有地也計今四子盡作古人其子亦不在吾門矣而吾與松山尚為老相識以四子之技更畚與吾適情又不知相易幾輩從遊門弟子顯晦依違存亡各相半吾自太史掌紀成均掌教歸老深山後生小子繼進不減當年但垂白之老無幾人生脩短謂有定數而得數多歷年脩長誠天所以與我者獨厚而我之於

人殊也應思異數在天出類在人脩德在我
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年與德並臻不負
所生松山可以語此真商者已哉殖貨而不
續於貨重義輕財較吾儒有登龍斷罔市利
者且相遠也無商之心而德於商有儒之行
而不列於儒其賢若膠鬲其老若萊子魚塩
不舉在松山無其時而聖者為友在吾非其
人耳吾御仕之尚賢者某某儒之好禮者某
某老成而友德者某某於松山七十請吾文

商之

少尹槐庭王公墓誌銘并序

嘗吾掌教成均盡友天下之士其時學術支
離不知務本而大江以南尤耽禮樂詞章文
飾太過毘陵王生納言在諸弟子列獨直率
少儀吾聞其多才多識亦獨慮此或不利於
時也既也吾先以職違時好放歸田里王生
止取壬戌高第任杭州府理刑官赫然聲望
部使者將以生為屬下第一人忌口三夫坐

致遷謫遭父喪貧乏不能存吾館穀之授徒
漂下比昔成均畧去位分忘情師友之間食
飲話言無間朝夕始知乃祖乃父皆儒門負
重望剛介質實形禪性靈生之直率少儀固
其本來一氣耳又其母唐孺人荆川女兄御
先生系親屬訓迪之功於生有加非時人士
矣是歲秋九月吾中風病瘥生衰經手扶拜
堂下嗚咽不能言匍匐不起其介友申之意
乞吾作乃公墓誌銘扶而起諾之人生有死

死而不朽者惟誌與銘人子於其親身後所
得自盡其心以舒哀痛迫切之情慰其親不
死之靈於地下亦惟誌與銘則向吾所謂務
本之學有八行綱維立身以全人道孝弟忠
信禮義庶耻而已故蓋棺非此其人不得以
誌銘傳秉筆非此其人不敬以誌銘許以生
一門孝義忠廉薦信守禮友于刑寡無少慙
德乃公雖無誌銘自當口碑數世吾豈秉筆
其人哉然詎不可辭按狀謹誌公諱棟字朝

正裔出宋晉國公祐之後因號槐庭朕國初
諱壽一者自殷暨徙居張隍里生子二長允
中次允正兄弟夫婦一志各以同卒葬相期
竟如其言至今昆陵御人指稱義墓王家傳
言未改也兄弟人各四子食指數百常一爨
允中次子瑛瑛長子鎰並臻百歲觀風者以
為隱德人瑞榮授冠帶嘉禮大賓樹儀於御
邦鎰子四次諱澍號商霖配何孺人即公考
妣商霖翁槐角能文補郡洋弟子員屢蹶場

屋見槐庭公童時嶄嶄露頭角端嚴凝重若
老成人每日靜坐一室計程授書史了無疑
義試以對偶聲律若夙構商霖翁喜謂何孺
人曰是兒狀志穎異他日必達吾何自營營
進取乎當是昆陵薦紳惟唐最有家範半軒
進士者生女未字而卒囑其室陳氏曰吾女
必擇佳婿竟無當意者適縣官張旗鼓送新
士子入學宮槐庭公膺首選乘綵過唐門陳
於屏間窺見嘆曰得婿若此自矣既商霖翁

託媒氏詣唐求婚審知前所窺者遂許吉蓋
王氏以家學相傳公復出類且不獨商霖翁
儒老典籍即何孺人亦通經傳槐庭公薦學
專精平生更無外慕私好良由幼從何孺人
句讀長從商霖翁文藝其他世俗絲舉耳目
不交人情浮偽流染不及故自為縣學生凡
試卷楷書無一字綴謬督學校文輒首列嘉
賞署德行曰忠信力學如此安得不為人所
羨慕哉後生小子從游籍仕版者若干人公

十試御闈皆不第引命自安復以其業授生
亦不令就外傳出入命携笈隨之至壯有家
室猶撫若嬰孩未嘗一厲詞色生今所得寔
於義方居多公美髯豐頤眉目如刻畫與人
交不立町域無小大一接以禮其敦朴植之
天性人亦樂親雖減獲終身不加箠詈房幃
燕居語無褻嫚坐立終日跂倚不形人方之
陳太丘程伯子云他如御族有志於學或力
不足悉引致館穀教之底成里閭中患難告

急不惜傾囊貸之屢負者屢貸卒無難色自
束修廩貢所入盡為貸費商霖翁有兩庶子
三分其家敗於役公鬻私產償官以存二弟
其弟未婚者季死復以產併歸於仲無少基
悵心癸卯歲當貢而商霖翁捐館筑筑苦塊
三年如一日丙午後吉諱選有上言兩監乏
人者

詔下貢生皆入監歷滿居家數學如初乙卯
生舉於御幸酉公授江西金谿簿簿裨官壓

於長吏生以公不習脂膏恐不得志勸勿往
公毅然曰君子不出則已出則受命即王臣
矣鵬鵬九萬鷦鷯一枝各從所適也可以卑
小辭乎生奉以往時江西山寇橫驚所至焚
掠伏屍道路生復勸之歸公又曰吾被命蒞
茲土敢避難耶兼程邁進至則戎服乘滅率
民兵拒守甚力賊度不可逞撤營去他邑公
外敷朴而內裕綜理才藩司知之檄督各縣
逋負逋負以次告完更檄綱運留都例有常

費以補官運缺乏外一毫不取先部漕者多
債事公惟不漁而民力完善計而
國賦辦監司獎以公正有為漕運考績為諸
部最例應薦進以生第進士即從南都上致
仕狀竟弗往遵晦養恬子貴而身退乃槐庭
公素志也自是還家倡族長老約為觴咏優
游以終天年逾三歲乙丑卒世卒之日生謫
官廣陵監榷真州忽迷眩如醉夢即促裝還
廣陵後四日訃至嗚呼一氣感通又豈特父

子間然哉吾以務本教人正為萬物一體吾
道一以貫之本末不殊耳君子能以八行為
其身網維則人道備而天載無不神者若形
影相隨桴鼓自應善惡幾微聖路攸分死生
不虧此沒世有譽於天下者也考諸槐庭公
父子始終歷履可謂學有本而道如一矣古
今士者所難設太史公復起撰儒行其為特
書也不免公生於成化戊申十二月十一日
卒於嘉靖乙丑九月二十九日享年七十有

八與唐孺人結髮雖寡嗣不畜一媵子惟生
納言娶章氏女四陸弘化蔣三省白範何曙
其婿也孫男一汝玉為邑庠生娶馮氏孫女
四長適蔣燁次字于次字羅最次未字曾孫
男一女二未聘字卜十二月二十二日葬某
塋葬有誌誌有銘再按誌而銘曰
慨慕三槐子孫盛天下而祖宗遺澤於後昆
不可不敦厚而善淳也天之顯道厥類在人
人之懿德力行惟身行義則義行仁則仁反

道背德喪天之真繫惟晉國為宋純臣流傳
數十世賢者不失其為賢親者不失其為親
三極建元五品叙倫王氏之子孫有如槐庭
可謂無愧於所生振然乃公之業不墜其家
聲者矣學也成已能通天下之情沒也不忘
足彰後世之名青山蘊玉純粹以精野史秉
筆為公書銘

尊經閣落成寄邑庠三先生

尊經之閣一何尊紫翠空中起吳侖河洛文

湘藝集 卷之二十六
章昭 宇宙聖賢道統繼乾坤天開日月雙龍
牖地接風雲萬里門數仞宮墻人外望朱楹
畫棟倚崑崙

九日大雨

重陽有雨一冬陰况復饑寒歲大侵惡食固
非吾道耻締袍誰是故人心簞瓢陋巷貧能
樂肉帛衰年病更侵却喜鄰翁知好禮時常
借我買山金

玉華子游藝集林下下稿卷之二十六

目錄

祭曹考功一鳳文

邑侯廬一峰入覲序

送泗濱兄兼柬家叔姪

次韻三首

茅峰頂上口占贈友人入官

華陽玉皇閣待玉陽仙翁不至

寄壽張丹徒令毋古稀詩

送賀溧水行取

端午生辰七十

誕日園中鶴生卵

誕日逸鹿自還

送邑博顧白江陞南康

六弟牡丹亭賞花

愛蓮亭記

刻西岩詩稿序

冲和說

玉華山與順溪鍾進士對菊酌別

八月同內弟許竹庄夜寢聞鴈

彭氏會宗祠堂序

次韻彭子山秋夜見訪

七十歲病後重登書樓整舊籍

書紫石罷漁圖

嶧說

書樓再詠

送叢翠岑之烏程令

壽鍾母邵孺人七十序

寄司徒江志廻

聞學諭王紫石陞鎮江府學教授志喜

重建合宗祠堂與族衆會約

冬夜苦雨憎蚊

送金垓學博何高池望江掌教

刻會約通引

冠婚喪祭

交際燕會舟車僕從之宜

與曹太史同登方丈山晚遇金在衡以

詩見贈次韻一首

再呈含齋曹太史重過茨山一首

方丈山有玄帝觀音二祠鄉民歲為兩

神會華陽道友王味真每會未赴此

未吾偶以疾阻不登山感其勤誠以詩酬之

山中承劉肖巖大夫見過

九日後登白石山次韻

吾髮委地弱冠時以玉為冠束之今老

而髮晞冠不勝簪改冠為杯自詠一首
改冠為杯雖人望瞻視不尊而吾陶然
與酒相忘其老也再詠一首

學博王紫石陞鎮江府教授送行序

重書紫石送行詩卷 歌者陳文

後賢堂庭中移栽牡丹二首

陳母黃太孺人八十壽序 歌者王文

太學生程允吉字說 書雲崦圖說

目錄二十六卷終

玉華子游藝集林下下稿卷之二十六

益河馬一龍著

祭曹考功一鳳文

陸慶元年益冬十之二日客有自田都來者
傳道考功郎中曹邦平於邱舍其同門友生
馬一龍一時悲悼絕倒倉卒緘詞代為以帛
代奠以金代躬以同門友林司寇哭於樞次
相其旅櫬還葬函鄉嗟乎天喪翔宇天奪
吾良友也多喪翔宇不得助於天而歎者

道其終已去龍也不才遭際

聖時秉筆於史報而文不不足以追班馬振鐸
於屏雍而教不能以繼蘇湖猶所幸覩頽在
人世以嘗為同考試官拔英雋十以士庶幾
以人事君之道通年作者三人已慨寡助以
翔宇諸君子尚表表為

朝野儀望而竊藉同門之光今又作古人矣
寡助之至也嗟乎哉人隨物化而琴已道若
喪予而孔慟人孰與死死輕鴻毛重若丘山

顯晦殊勢不係重輕邪正異途否泰反復寔
淵氣運而多獨皇皇有求於斯世斯人也先
昔以所齎貨粍申而受公門植私僚弼匪以
多鞠宇初作司憲監推荊州需額聊以充國
儉已而不病商歸素蓄助圖書且不備官許
歸其分也其後時世清明再司銓考最殿賢
不肖不措貧困而畏權豪輿論歸其公也吾
方倚重人之見知皆學舉劄蒸藩推大者且
盡曰身任道在人道濟時在位位高而有為

道直而大行同川者意惟翔宇其先驅也而
道已矣乎嗟乎哉君子一日獲盡其心一事
不失其天有嚴於邪正之途其為君子人也
而命之脩短不與焉其不矣為君子人也則
頌典之賢至今存而身之生死不與焉故考
之生者尚有憾於天而翔宇之死也則無所
媿於人者靈其鑒之

邑侯靈一峰入觀序

澤泉鄉縣彙吏入觀系即大刻於扉宰而點

涉之具行三年一故事也或餞而不祖或祖
而不張張言於郊祖而餞之今自一峰靈大
夫始矣民不害大夫之去告其父兄之為長
老者訪上官清苗不得又使其子弟之為生
儒者訪上官清苗不得乃扶老謀於學校
三先生三先生率其弟子造益河子之廬達
以斯民之情意者從大夫之後以乞吾言固
清於上益河子曰入觀古諸侯述職之事也
古之聖人有天下求為治天下之道極克德

量以通天下之情運用心思以成天下之務
 故創制立法道成而法守天下所以長治而
 久安耳觀者不行非軍旅災傷大故不得以
 清於是長老者進而前曰君大夫一日不在
 位則多等失其養矣生儒者又進而前曰師
 大夫一日不在位則多等失其教矣夫夫何
 以收拾人心若赤子之憇慈母有不可一
 朝免於其懷者乎嗚呼因部使獎勵美大夫初
 政以一時為難而賀大夫之懇懇於喜者其

言者駭於今日不可因是以終其說乎昔者
 大夫適仕以臨敵邑之民苗是之時政府躋
 貨喻義者布文以門植私濫用者匪此上以
 非道困有司有司不以非道困其民其
 間趨時徇欲無砥挽大敵之風及極重之勢
 大夫不也也觀時宜而調和劑量因俗尚而
 斟酌轉移察一切科派之征省通邑什役之
 貫刑不威於善良法稍嚴於邪感課農桑興
 學校重彝倫禁游泆與民休息故其民喜而

慶者斯以為懼者終不得免於時焉既也
天子嗣位志與天下更新賢人君子相與輔
相而老成謀德稽天世運及覆故夫夫以時
以臨敝邑之民當是之時官府清明保位者
安於無事人情逸豫守遷者憚於有為大夫
則又不然也以為時難再來哉不可失搖樞
運化者乘時以審機加道有外降以由俗革
若使民心偽滋則古法不復費力不勤則及
生年道此二者非正終界以別官民之等定

賦役以為久遠之規克侵欺以革官吏之奸
治剗剗以免凋漏之患深湯終不治也大夫
搜剔川庭之盜處省田疇知利病偽妄無
所逃高疆不得造駸駸斯民也庶幾直道
而行之民也故民樂而苗多斯以為不以清
是不可清也此豈尋常以治可以一邑苗大
夫哉易曰通其變後民不傷神而化之與民
易之非知權達節者不足以語此乃進士儒
者語之曰君子之志於道盡己者必盡人善

推其所為者當及於天下由前大夫之治觀
後大夫之政其在深陽北之以行矣多謂能
之以行矣而以天下為己任大夫之事也生
儒子弟蓋以是為師大夫乎曰然又進長老
者語之曰士之志於天下一夫不獲時予之
事大夫天下士也其在深陽者願其來今願
其不至而天下之願大夫者皆深陽也多謂
為冠非一年輒占大夫敷奏而
君使東河者為平仲之東河哉長老又蓋

以是為君大夫乎曰然又進多言於三先生
曰大夫得時而免懇矣始多言發而有終矣
今日民以大夫之去懇其不果來多懼大夫
之眉於晉而卒則暢也人之之間無少慚德
則其行以要其速來三先生蓋以是為賢大
夫乎曰敬聞而矣敢微既於執事者乞父兄
子弟張其言祖餞於郊

歲除六十九

七十年來一病身自無思慮只安貧世途已

湘雅齋
卷之三
五十一
題黃梁夢耳以今為白髮人藜食菜羹知此
味竹籬菊舍有多鄰流光忽去無消息祇見
梅花又是春

九日山中

九日山中處士家滿山黃菊盡
荆花白衣者酒知元冕烏帽無
風吹笑益嘉初後醫刀尋茶
物老來生叶河桑麻門前幾
樹青楊柳大牛凋零改歲華

至日約諸弟喚子鵝

天地一陽初見後歲華松栢幾
冰霜早梅已度春消息短日何
如老景光書換白鵝分仲氏
癯浮綠愴過東牆東風次第
開花萼橙棣情欣共此觴

送泗濱兄並東家姪

此詩不知何年作者以之他粟中附錄於此

少年文學動儒紳五十年經志未伸
遠道風塵力一駕東凌桃李正三春
共將美玉沽時價我得洲長老此身
二阮于今在東國相逢都是至親人

次韻三首

此三詩皆白之也東者不知何年所
贈何人者

霏之危雨弄春晴
好客主人花
六迎有酒食
我不須醉無物酬
君可表情鴻雁各飛天外
去池塘回夢草邊
且秋來多少思歸意千里
愁看孤月明

桃夭紅雨亂
渣晴花外青山馬首迎
少壯莫興懷
去矣別離惟有送
君情仙是香
神中去雲樹
蒼望後生他日歸來
腹下劍風塵
萬里雪霜明

去時花雨來時晴
花裏渣晴西送迎
我無玉佩贈
君者君有褌袍知
我情垂入肌膏
雪霜在酒餘
面頰湯春日

因知時事每如世態
炎涼苗自明

却峰頂上口占贈友人入官

功名兩字莫蹉跎
萬里逢君一嘯歌
瞬息百年成浩渺
披衣千仞立崔嵬
眼前世界寬如許
頭上青天高不多
可惜四方孤矢志
今多老矣奈時何

華陽玉皇閣待玉陽仙子不至

再入華陽不厭頻東風花馬如隨人玄門地
出神山府法象天開玉童身雀起瑞烟三殿
曉龍吹丹火小宮春雲深何處尋劉阮莫遣
迷途去河津

寄壽張丹徒之母古稀詩

矜蹇孤雲頂上飛曩年甚小見親悼子為牧
伯居花縣第代元方政躬初時張氏為宰蹇城母在
大都其弟亦春元也
以以百年祈壽考難將寸草報春暉誰云不
換三石菴吾道忠孝一孝稱

送賀深叔行取

都門冠蓋涉江城聞道中山已步行為國為
民為任重一琴一鶴一身輕位依北極
天顏近官似寒潭秋水清野老羨君多道義
賦詩相贈亦多情

端午生辰七十

端午生辰七十翁不將一日換三公身居賦
畝無人問富近蓬萊有路通病後精神還鑿
鑿懽時笑語共兒童青蒲與我同佳節長歲

相逢此日中

詠日園中鶴生卵

園中老鶴不分明誰信胎仙之卵生蓬鳴獲
時巢玉樹羽儀今日夢神系古稀到我年稱
老衰朽如今道不成以失總知非瑞應兒孫
相愛加多情

詠日遠鹿自還

淡井即惹意無雲走壙何因返故廬豐草久
照一望前禽久矣失三驅欺人莫指為秦

馬慈之重來守兔株待爾千年身化白宜春
還漢時書

送邑博頌白江澄南康

青山白髮少人知已耶堪又別離空想衣冠
舊遊豪不如桃李及門時古今道韜云馮誰
在分寸光陰與老期此去無湘魚鴈杳望中
雲樹意交馳

六弟牡丹真首花

元稹歲已去花前人復來人以去歲老一歲

花到開時依舊開
花開又更好
賞花人漸老
對花無語視花神
豈期明歲再傾倒

愛蓮亭記

鑿土為池以瀦山宅渚流待具焉然後決壅而注之大沮池中立木造亭一面接書樓東西北皆作小廊曲折通行可見池面池種紅白蓮二本花開相間与水色天光上下掩映微風入懷其氣襲人一段清香可愛嘗愛同或州愛蓮洗手書一幅懸之亭屏間時酒其

說共對花神覺多意但恐自不知或叔所愛
与者愛茂州說蓮可愛處有真契合富貴隱
逸李唐姚魏兩家軋勝芳族置渚陶氏東籬
因雅俗非耦然未免泥物而寓其世爰曼達
之情不若富貴賤無所撓於其中玉質冰
肌天香國色隨所處其本然為蓮者常自在
身如曰花之知子者也

刻西嶽詩稿序

以詩名家古今名手人列國之風商周雅頌

三万篇者具在也古之作者性情叢越道以
志意志意條達約以方趣方趣收拾歸以言
詞言詞成章協以聲韻其中含蓄明婉詠歎
淫泆助後美刺見而感人者淡以之文字紀
載披吳華舌可以掩飾其邪正善惡之跡者
不同傳習之繁楚人作備為騷漢人作備為
史七言句其後糜智侈才競相立幟選律波
科詩學失古再下者模倣句法翻案成篇其
自欺以為初唐盛名藝林雅口之譚然衆許
之無復古詩人之遺矣宏反西峒彭子詩家
者流也考童子與史外甫王韜益齊年俱好
作詩萬字時西峒子學於南原王考功之門
詩以杜傳字以晉體侶和以來多見奇思倣
謔雖步選守律不出唐人家法然其自得處
性情志意冲淡清雅間真有雋永之味者以
今四五十年西峒子詩章不下千數萬篇乃
所存稿僅以十之二三即其所遺來倡和者
作亦無一存他可知矣

冲和况

太和流行於天地間細細之縕之充塞六合此
元氣之機隱於無內極於無外運而成虛中寓
為兩儀錯綜五行化生萬物者也然虛中寓
畜兩儀分配乾父坤母施受異職雜揉五行
各一其氣而土則全受元胎蓋天以一練地
以兩化天氣盡洩於地之中故土居冲和之
之右辟穢之出入皆繫於此土受氣不物不
能盡滅焉夫玄氣為和之氣為冲實之而承

色章見之而象默著觸之而音聲聞羣之而
方類別其本來冲以和孕和以虛幽虛以一
元之氣息而德於內竅而運之外有不可以
言語形容者求諸河圖證諸洛書推諸大衍
天地之數而各得之居中央實起數之本
耳所者大衍止於十六合於一十合於五故
一總諸數運於外而五抱十數守其中是以
火在地中地在天中水包地外天包水外棟
家取水火二物納諸土釜以養金丹以此道

也冲和子其知煉已之道乎哉

玉華山占順溪鍾進士對菊酌別

白髮山翁老更貧
逢天七玉堂人豈將孤
矢四寸志仁惜風
簷萬里身竹葉何
緣論杯
等菊花
此有精神相看一
醉相為別吾道
忠
共与愛民

九月四日外弟許竹在夜寢聞雁

雁來燕去逐時情
九月初聞新雁聲
老健紫
來看杜南菜
芡芡菊
乾洲
的人生七十古稱

少者七十歲世似唐虞之太平
白髮弟兄老占
爾結交松柏歲華盟

彭氏會宗祠堂序

邑世族彭氏之子孫衆且賢也
曰禮惟孝子
為能享親無貴賤一也
又曰禮君子將鬻高
室宗廟為先
孝先親有子孫焉
其在漂湯數
千指矣
讀書學禮其為鄉先生國之大夫士
者
六數世矣
未幾做宗廟之制
竭孝享之誠
是天缺禮也
乃隆慶改元

天子治天下有司脩葺壇宇訪所在定賢遺
墓而封樹之將以禮化愛天下與民更始其
年蓋氏建祠堂適成可謂遵

時王之制以行先王之禮者也於是多有儒
門八士同憲友彭西峒九齡彭冠山九章山
林八節回會友彭南塘名思彭午山名思彭
三溪名年同春長嘗以道譽友契者彭少白
若起回庠校人皆稱之為善士者彭莘野名
是并冠山為外者三人矣諸友若合謀三溪

率其弟彭懷東名果彭三鶴名畏彭雲崦九
華其姪彭与白欽宁其姪孤彭子山兄弟復
中履道物所撰祠約四十三條造玉華山統
正於益河子益河子曰祠義云何子山對曰
祠以會宗為義即以會宗為名益河子曰名
之緊義之盡矣因惟清終氏之遺風在乎唐
虞夏商之世久於其道為述信也
信也吾先師
之所慕也蓋名竊州師門因後賢達禮者充
其類以表會宗之義今之禮不脩於知子道

不明於人心吾憂天下瀾倒吾道陸沉淳
 然立務本之况挽人心定天下所尚然大道
 莫知所宗而世之遊末者不能深探其本莫
 殊莫知所會而道之散分者世能統歸於一
 故為務本一教莫重於人倫莫先於孝弟莫
 大於祀事立宗建祠蓋務本中第一義也夫
 道宗之則本不殊會之則殊者一矣自吾人
 以受姓始祖為宗則知萬物以天地為宗天
 地以一氣為宗造化機張而萬物不盡藏大

氣包荒而造物者不失其常本之一者在也
 人宗一姓親隨世殺情以厭遷祖遷於上宗
 易於下生民以來物屢化而窮其變不可紀
 數每革而求其端不可知兩者相形而為一
 至於無算故受姓數十百世之後支分縷拆
 散處於四方不知名干所冒姓為別宗又不
 知名干人要之初不外於一人之身而已以
 一人之身分之二而十百千萬合十百千萬身
 其本於一身血脈膏髮痒癢疾痛如其喘息

呼吸皆一氣貫通其所殊者不過以形骸之
 濁潘羅為汝骨肉名仇矣而愚凡之民又莫
 知浮生如寄以怨恚為所性聲起失口與物
 相較爭鬪凌犯為天下亂潛安以鳧鷖既醉
 之美作於上棠棣行葦之歌溢於下以此治
 國而國有備以此繫民而民不散使人心一
 而理義之本不亡天下一而治化之本不紊
 大道一而天地萬物之本不毀收拾太和之
 氣挽回淳古之風式昔者聖人嘗為此憲明

其道以示天之則制其禮以示道之坊立其
 法以示禮之守肆其刑以示法之衛故道啟
 於後備禮一敝於後備法一敝於後備刑本
 失而求末之聖人憂後世不亡已之心耳矣
 是以馮藉世家維持國本者收其族明祀立
 宗庶幾務本之學有究竟實際而自吾身推
 之民物又推之天地與夫一氣之元視一身
 血脈膏髮直與天地萬物同體皆相聯屬喘
 息呼吸痒癢痲疾痛癢不貫通况族同其祖系

曰其宗又何形骸可漏較以失汝藩籬仇骨
 肉以具其本哉此蓋氏脩禮建祠日會宗親
 義者其實有關於國家以禮招天下開先放
 變之端假野人求禮之率統宗會元叢務本
 之意明多道一以貫之竊以先師而無愧於
 聖人之徒也按蓋之祖避地居士以宋咸淳
 辛未進士調真州判叅幕於運使趙淮遠送
 清江分派溧陽今溧陽為金巷戴坊中橋三
 支皆一宗雅州學正者以直言應召作宗範

於外仲庸公女者以純潔守貞樹壺州於內
 陰陽萃精而劉柔媿德如此故通敏博雅集
 議以倡成有甲辰進士焚東公漁悒允樸實
 董役以終事有大孝宗長南樞公宗嘯是直
 家世絲、廟食不朽也

次韻蓋子山秋初見所

月滿孤舟長夜曉參橫斗柄帶天斜玉樓鶴
 夢歸華表野渡雞聲耳隔酒家黃菊九秋開地
 遍青山十里入雲賒芙蓉似向幽棲者一徑

臨四水涯

七十歲而後重登書樓慙舊籍

好學從心死不休
數年今汲上書樓尋常開
卷便有益老大為人空
白頭誰識孔顏真樂
處只隨天地自同流
本來萬物多身備
身外何須更彊求

書王紫石羅漁圖

天下之為漁者能盡其魚於污池沛澤而不能盡於江湖
能盡其魚於江湖而不能盡於

海志在得魚其所持者狹耳任海之竿呂渭之綸有漁名而無魚志故天下長鯨化鯉玄甲文鱗皆入其漁非其漁之善也古今所共聞也有志於善漁焉寧析竿捲綸徐待渭海之濱不欲狹所持而求所以於污池沛澤之間也

肖巖說

肖巖劉大夫名曰良弼取武丁夢帝賚予庚弼於是緣名起義別號肖巖而清說於益河

子盈河子曰是有說也昔者武丁之夢審象
 俾形帝求於天下是果以傳說為夢肖者乎
 則然也傳巖柱築形象惟肖是果為所夢者
 帝資其人代武丁雅言乎則有未盡眩者易
 曰象其物宜天之所以與萬物肖也踐形惟
 肖人之所以與天地肖也蓋本來面目皆相
 似也
 要之武丁所夢非說、有天况
 者也傳說所肖非肖於武丁夢肖有天肖者
 也天以夢契武丁之神說以天契武丁之夢

知天之武丁為大知之武丁也必天之傳說
 為取弼之傳說也又必天之傳巖之野為肖
 形傳巖之野也此一神氣感應之機自然符
 合有非形色象器所能限隔而其所為肖不
 肖之說不在形象間求之何者萬物肖於天
 其為區別羣分要皆一氣布施而條貫者錯
 綜五殊者雜揉形相禪者性命各正專之品
 量則草木之不可以為魚龍也羽毛之不可
 以為金石也其在造物者物相肖也物各付

一物也無一弗相肖也是之萬物之為物也相
 肖者以形人為之萬物而獨靈者非稿灰蠢蠕
 者以也故其肖於天者志獨以心心也者固
 天地之委形也物人者不能物心人心者不
 能人天一天也人心一天也地一地也人心
 一地也且天地備陰陽合剛柔會其全而肖
 者其惟人乎併包天地以為所肖其惟天地
 之所不能肖乎是故渾淪一氣本然在我者
 面目皆相似也彼積氣成虛高明而無不覆

幪者天積塊成實博厚而無不承載者地君
 以其虛而虛天心之實者以其其實而實天下
 之虛伏機養盛天地有不得與融若始者不
 肖天地天地本來面目与多自相肖而有出
 於形象之外者矣天之所生者人之人也以
 貌肖者說人也形象說者也天之所生者天
 之人也則以為肖者皆天也為若武丁為相
 傳說一德一心一天而已故本乎天地恭三
 兩一裁成者天地之道輔相者天地之宜極

高厚以成覆載潛鬼神以行造化四體運陰
 陽之照兩目散日月之光歸之風霆咳唾而
 靈文章煥為星斗膏澤流為江河整膜山毛
 無非霄髮而慘舒張弛皆其妙之萬物以為能
 者也此謂肖於天而不肖於人人心相肖而
 不以貌為肖也武丁以是夢說以是感武
 丁夢我臣同天武丁為天地民物之主而說
 為天地民物之相也是故天地民物之道皆
 備諸其身位育天地萬物致養斯及天地不
 失其經民物各曰其所則在商武丁中興
 說為王者師助後成者所大肖矣多有說也
 其在首巘乎古今相肖者惟人非天惟天非
 人先說後說其撰一也

書樓再詠

先生終日坐書樓老去光陰不久留假我數
 年明易理知天一氣是源頭物窮自變人何
 在元化常存道可求誰識堯夫苦心處直使
 河洛借前籌

送勸翠岑之烏程令

故舊淡山無遠親白頭相見一番新莫嫌我
是烟霞相始待君為社稷臣立以在人行所
學脩身以道身多民東南財力年來困夏穀
春絲窮殺人

壽鍾母邵孺人七十序

孟河子曰七十稱古稀之年品有所難以而
以為幸者亦以大丈夫生有益於時而世之
所賴於其壽者大也不然迹戴頰白髮諸海

疑金紫之夫既燥權勢驅人其前饋口祝瓊
而及面唾唾豈無其人哉故稀年所稱必益
其德至如閨門德微德不外見非其婦職於
夫母儀其子則無以達於晉申文學之輩而
學士大夫言不達於席釵事不載於紀載故推
淵雅辭趾之風豈後時人詠歌同之至德傳
之千百世而不衰耳多謂鍾母邵孺人庶幾
淵雅辭趾之遺凡所當紀言以為壽者孺人
年古柏矣若為夫大丈夫者未菴也今為子大

夫者長士榮次士旂再選齡也夫黃面佐
 大邑董役太和身有國勞名歸仙錄孺人既
 已終其婦矣士榮選齡並登卯酉大科今
 聖天子初服賜選齡同進士出身曾命士榮
 拜官東安令士旂且肆力乃兄之業行將後
 輩而垂收之章其為母者又非乞母也未
 黃占畧少為同寔士老同玉湯史太卿等皆
 入山林一節之會士時常不足於衣食及其
 官後更貧而交游善類日必罄檐石之儲以

為之食飲笑談歲時無間孺人周於中饋惟
 其所向欲不絕則晚簪鉅元之未嘗缺失也
 夫長沙黃波之洲能守官歲而名實著聞於
 上下孺人儉德之取居多未嘗歸肯益勵內
 操俾諸子皆以大成遠到今茲減獲無不各
 遂其首而門第聲猷振於其夫之日也孺人
 之壽其生有益於夫子而婦職母儀所賴以
 為壺範者亦不小矣九月三日為孺人晚悅
 之辰士榮之任東安還家請与母俱戴孺人

曰吾老矣從汝以就官之祿不為就汝弟以
食家之力也於是士榮留其室奉孺人而輕
身挈僮僕以行母之噴子之孝益足以為天
壽之徵稀壽之美也其為未養同會友大夫
者至滂太卿以心為干人為二三子同年同
門友兄弟如吾干人先期遣士榮迎養之日
或初爵登堂或寓書於千里之內外共慶
吉稱之壽而考為叔具事如此

寄司志江志迴

周長邦家屬司志近世司志掌國儲上下微
求猶未息東南財力已無餘荒年只怕饑寒
此之食何憂府庫空暇日從容敷立典還將
世道及唐虞

潤學諭王紫石潛鎮江府學教授志

北固金焦尺五天樓遲四十有餘年

吾自易讀
書於此

故人此去司文教勝地重未續舊緣富貴無
情三遊治乾坤有眼一掀髯與水汲取中泠
水燒竹煎茶意可傳

重建合宗祠堂成與旅眾會約

一龍重建右宗祠堂既成遷立易廟祭畢而會集族眾長幼卑尊用相約曰祖宗有新祠禮更備於舊也祖宗有後昆約不改於前也前所與族眾約者申明多祖宗以耕清為傷家之業以勤儉為起家之本以孝弟忠信為教家之道以禮義為維家之則正罔缺者燕貽之謀守勿失者繼述之志今吾族眾長幼卑尊其憲之哉耕者果疏盡力於農商

而俯仰有賴乎惰農自安不憚作勞未必無也清者果疎潛心經史而深造自得乎朽木冀墻自暴自弃者未必無也果疎悒兮澹而勤乎不敢暴於天物而儉乎急惰荒寧驕泰以失之者未必無也果疎入孝出悌與人忠交友信乎謂苦之人無間知之而碎語測墻於臂而為機械變詐者未必無也果疎嘉會利物分財有所不為乎犯分非直失節而不以為媿者未必無也今吾族眾長幼卑尊其

憂之引咎也餒在其中仰不足以事父母頽
 不足以畜妻子也瀆也濟惡不才居不能以
 求志又安望其達而行也非農非賈儒眼而
 濟好進而蕩也老者不曰衣食肉不能養
 生送死而無憾也長者負戴於道結不能免
 於不饑而不寒也敦厚之風薄而奸盜詐偽
 之幾萌矣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貧濫之
 氣盈而放僻邪侈之習成矣今身族衆長幼
 卑尊其憂念而變易之哉咄瀆也祖宗如何

而陳世其業勤儉也祖宗如何而陳厚其本
 四行以為教也身所紹聞於吾祖宗者如何而
 身所求以家已者當如何四維以為則也身
 所藉以於祖宗者如何而身所守以應物者
 當如何蚤夜以思不於踵而改祖宗之所當
 為者身未陳有為焉名饑者之求食渴者之
 求飲口之則安不得則危也祖宗之所不為
 者身乃蹈而為之如蛇蝎之切肌膏鴆毒之
 切腎腸去之則存不玄則亡也今身族衆長

幼卑尊其憂忘變易而信之之皆矣祖宗之
 子孫也有貧者而富者富則之有賤者而貴
 者當庇之有愚者而明者明則之有不肖
 者而賢者賢則進之老而愚不肖之人
 也讀書而敏仕於
 朝雖非貴庶幾可庇其人之可庇者也耕田
 而乏食於家雖非富庶幾可贖其力之可贖
 者也今之後日其志宗典遵而行之
 冬和苦雨憎蚊

秋蚊每不造重湯冬夜如何未盡歲歲以氣
 殊分節候時觀物化辨陰陽只為蠅賦憎非
 類恨不齊君在我未穡事苦遭連日雨更添
 利嘴惱人勝

送金壇學博何高地望江掌教

子袍行歌處一聞清江別意占杖屨驂駟伏
 樞穴子里鸛鶴冲天白一羣萸菊未歸陶靖
 節素抱榻慈沈佳文何時再口論交誼野老
 懷人獨有秋

此詩見山陰記補登錄者何去今廿數年矣是時竟筆臨之故不備稿

刻會約通引

近見南都會約請而喜之以廣其傳与有志者通行而先告諸宗族之人曰此吾素志也考祖宗以畊讀為業勤儉起家自河東遷居三百年未末之有改也我大父質菴府君官遊後於身親稼穡布衣蔬食與貧賤貧至於肩祭宴饗不過極其薄敬腆潔田園物產之外一無市鬻珍羞肆為華侈守前人敝廬僅蔽風雨村庄世來多為徒行

一僕自隨以備傳話而已因菴州大父及先府求相繼甲科亦未之有改也數十年間竹湖叔有一僕善經理財者占之子震章中舉久不第削銀授法頗贍筆硯餘資其後考之

恩終養家居以盡力於農且因山林池圃而獲天地自然之利者奴羸餘遂以播種微味誤起堂搆一室考三四人者盡撤去廬美尚居室自是服食過豐車馬僕從牲殺器血悉

占他畜貴者等矣惜哉天以聰明與人吾誰
不敏自幼厭弄舉子習改古文詞長而有
志於聖賢事業肆力天人之學潛心性命之
源雖無所口之近似鄉里自好者不意毫釐
千里乃為祖宗不肖之儂子聖賢名教之罪
人天地間性分本來之齊物矣幸吾平生有
處介一癖性則直一粗氣未嘗做一不義事
取一不義財多宗族所共知也恃此必能信
我以相與乎吾故欲以四十歲後衰老之見

占衆共相勉勵以全天地之所生以遵聖賢
之所教以永保祖宗之所遺耳吾為庠生嘗
仕八士會約中丞嘗作玉華銀會約官於大
都嘗仕西都鄉會約終卷還鄉嘗作者社會
約明德書院會約歸老間居嘗作山林以節
會約務本書院會約重建合宗祠成占族衆
會約心皆憂世衛道之心似占在位諸君子
相叢茲加手錄而梓之補注民間冠婚喪祭
交際宴會舟車僕從之宜共成一冊題曰會

約通以其通於上下者言之也凡吾宗族及
親友之相知者人付一冊願勿以吾之不才
而取其言近於理勿以吾之差毫而取其
悔各其忠反諸其身者一不率於神不右
於約舍勤儉而趨時好務如奢侈華靡之習
者名媚妖狐噬瘞犬必病且死矣可不思以
之避之哉嗚呼上下通行一變復言庶幾也
似大回以為
暇世雅熙之小照云

冠

冠禮之制所以著成人之道也冠不以禮非
冠也禮不遵制非禮也尊卑者天地之位貴
賤者上下之分品節者等威之辨古今者世
代之殊卑躡尊也悖也賤躡貴也僭也躡等
也妄誕違世也乖戾非禮非制若子不由也
諺曰若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如人望而
畏之傳曰服之不中身之灾也

聖朝冠服之制自

天子至侯一品至九品無相淆混至於以卿士庶並居里處之間無違僭悖無所顧忌將之非禮非制無所不至矣豈非有道者所深憂乎今之後日若族長幼卑尊憲政前非夫不以服錦綺及忠靖衣冠夫去者之違制不得踰越非士不以用力中雲履及金線緣飾中履若皆去之夏粗布葛冬寒布綿絨用淺色綾紬為網衣而有絛或媼其著也非老為庶人者不得衣帛淡衣幅巾可稱大老

若服之不漸尋常年少并讀書未士之人只服布素衣裳時樣帽子子禮義在身言動不苟作為有刀儀象可敬自慙為人物色不然雖被珠玉而見者掩口過之又何必生今及古製制漢唐宋衣巾以自附於先晉賢哲之流捲雪折角明道東坡非其人無異沐冠襟裾者耳內名潤幘之隱下名僕從之微今隨其夫等殺於主母相凌犯可也

始

婚禮之制所以著合姓之義也儻皮世遠如
男女非幣不交不親古禮有常時制有則婚
娶而論財夷虜之道也近世不同門第高低
男女長幼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惟以財禮品
物豐盛則趨儉約則嗔及其婦歸翁姑婿之
惟視其資粒豐儉以為嗔喜噫陰陽配合男
女室家此造化自然之符契嗣續不絕之大
端也習俗至此無復人倫之道傾皮之意矣
吾族長幼罕若此縮其非謹如古禮之常不

違時制之則凡男女婚灼即若知宗長宗子
等集議於祠堂衆定應否至如女嫁婦歸但
稱家有無不以豐儉為意如其貧也釵荆布
布得非禮哉如其富也卷焚錦綺於庭豈非
教或不勉計豐儉不重男女而重貧財傳嫁
娶者惟惜兩家之觀美而不惜室家之怒望
固非父母之心也豈男女所願

喪

喪禮之制所以著代終之考也父母終其身

則子代其祀矣擗踊哭泣極其哀以盡情也
 言殯葬極其禮以盡禮也許告狀誌極其
 力以盡願也夫如是而已近世之為人子者
 父世之終不知欽戒以祀惟務滂求美聲
 望宵幕殉倚於內大逞滄餽於外披吹誼奠
 排優禱香主賓狼藉酒肉猖狂嘆謔至如煖
 喪拭淚之名類携名酒嘉果以進哀經負版
 之人殮之醉飽去失人道矣豈引駕輿盛陳
 臺閣而娼巫僧道之流邪穢無別下壙亦築
 孝子免心中震先返實土樹封莫甚苟前喪
 族長幼卑尊一體痛革親終之日有力者許
 告士之親友訃而未者蘇食菜羹稍濟一窮
 世用浮屠世用披吹排位甚濶綸綵之具而
 盡其心未定北窀穸之間無力者止會本族
 殯而葬

祭

祭禮之制所以著繼養之誠也故惟孝子為
 能享親是有誠則有具神不誠則不享矣

有田則祭無田則薦皆四時無缺焉吾族有
祠堂以為祭之所者田以為祭之需行之既
久而今孫屬衆盛遠近徙居或風雨途載之
艱會祭一時不齊罰所不免通議只以春秋
二祭并歲朝三次約會如常餘祭宗子宗長
集宗相宗深直与禮生等行之凡此三祭者
族長幼卑尊不拘遠近風雨疾病俱先期一
日衆至祠堂齋宿祭撤而宴撤而散歸毋
或先後其輪直司祭者牲殺器血魚割登餼

必精潔齋齊毋圖苟便應故事也祖宗之靈
臨之在上噴之在傍豈不凜然其可畏乎

交際宴會舟車僕從之宜

具列各約條下者不復贅士大夫及村居人
家交際往來慶賀餞迎之類必有儀物以將
之至葭果十數盃加用幣帛以為蒸其間務
實勝者且為過繁徒費無益也其務宜誇若
効尤布鬻單包品紗段者因封紅帖巨盃疊
屎不過取故席塊無之以供其來人之一張

彼此往來不覺爲宴而恬然由之無所羞惡
安在真爲交際哉吾族長幼卑尊不論士夫
百姓毋復襲用虛套尋常探問一二品時鮮
土產之物遠一走者可負而行亦不可煩勞
煩數也歲時宴會必有飲食以爲款曲至用
重席翻桌酒水渣滓羞之味好勝者務求以
尚之漸至方丈猶言無下筋處其流弊至於
轉供果山率皆朽朽穢物而鋪陳觀傑東求
西湊迥異播潤之鄰之餘可鄙之甚也吾族

長幼卑尊不論士夫百姓除歲正燈節壽誕
大烹大饗之外不許開席歌吹尋常宴會必
四人共一席、四果二蔬二脯五飯再次者
去其四之一再次者去其半尊客至席減二
人加一果再尊而不常至者席減三人加以
湯點名高年開適來爲親友聚樂消遣景光
四人共席外加攢盒一具以資具之生槩桓
之典舟車代徒步僕使令水鏡樓船陸
乘大輜繒衣雲履之飾環擁左右特此名爲

道豈榮光耳非其分所宜勉必具見噴達之
長者心有所不安矣吾願多族長幼卑高須
口若不途戴而少壯者必徒行間有體弱不
任遠趨魁肥苦於喘蹶大者馬小者驢二者
不備或用西人具一竹斃子以免疾沈而已
小仕者毋張緝等非士者毋令從人張等或
手執小器以蔽暑熱而雪而已仕者出入隨
侍僕逆可三四人既老者信之與遺忘防不
測也士者一二人焉

与曹太史同登方文山曉遇金在衡山

詩見贈次韻一首

西山落日影橫斜返照餘光散作霞白髮野
人為地方丈余歸老之山也英花秋色帶春華時九月九日之後也世情
荒廟浮雲外在衡山有文名不遇多意但如曲水涯山中亦有曲水流觴處彷彿亭日
知己相逢須盡興更携明月醉鄰家

再呈含齋曹太史

病中久不到刀山病後尋山杳瀛洲稚子催
迎菊徑老僧出定思禪湖風霜搖落物交

詩集卷之二十六

夏雲水復游心自閒莫說老未筋力倦三峰
頂上共躋拔

重遊芟山一首

七十年来一病弱白頭再入此山中雲開水
鏡孤村月地湧風濤萬壑松今日主賓醉契
合舊時親友寡相定石中題刻恐無恙詩酒
情懷老未慵

方丈有玄帝觀音二祠鄉民歲為兩神
會華陽道友互味真者每會來遊此

來多偶以疾阻不登山感其勤誠以
詩酬之

南山有方丈北山有華陽之仙人王子喬身
騎鶴相翱翔九老仙都道無際方丈大神
之靈異玄天上帝降宝珠宝珠是方丈
山北尖峰名也南海觀音

又出世方丈山觀音像
是唐時鐵鑄者兩儀真位萬象生本來面目

同一氣當年論萬難盟寒仙人頭戴七星冠
圓羅戩翼不作曜初半山家乞火盤世間應
無不死藥養生之術和且安仙人後商味真

子學道儲仙期不死丹陽祖師衣鉢存鞭策
龍虎駕雲駛与杖打生小蒲團直窮天地到
無始

山中不劉首巖大夫見也

家与涑山木石鄰山中酒叙莫媿貧黃花對
我非雀節青眼逢君是貴人避俗若川並避
客忘交獻子克忘身古今道義惟知己難蒸
直來不獻頻

九日後登白石山次韻

白髮人登白石山白衣身在白雲間總知世
上無多事能得忙中幾日間彭澤去尋黃菊
徑子房未扣赤松關無為便是長生道不用
丹砂煉九還

吾髮委地弱冠時以玉為冠束之今老
而髮晞冠不勝簪因改冠為杯自詠

一首

弱年束髮玉為冠物色塵埃亦可觀今日山
翁頭髮禿玉冠改作玉杯盤

改冠為杯雖人望瞻視不尊而吾陶然

與酒相忘其老也再詠一首

玉杯貴重亦如冠琥珀玲瓏更羨觀

琥珀謂酒色如琥珀也

客有玉人歌窈窕牡丹亭下醉春盤

學博王紫石陞鎮江府教授送行序

紫石王先生由溧陽邑庠陞任鎮江府教授
邑之鄉大夫與其子弟之為門下士者重其
行以贈言屬孟河子為嘗職史氏在成均掌
天下教與有斯文之責者言可相發也以鄉

大夫占紫石言有友道而士則師道存也

朝廷付師位與人夫者師道不立寧論其以

兩友乎今鄉大夫重為紫石友以其師有型

范君子弟能自得師友之道浩不息老

然其去如此道在天下白失殊而人情因之

所以古今聖賢之生疏世相感者心通一道

真傑之興同時相契者道原一本形骸隔而

有我之私勝物我形而大公之幾熄學者口

身傳習竊附儒門取其名以博富貴者衆矣

安白可占有言一二人哉若之能言以來守
 之賢或為人情所趨
 言者幾見字博
 吳近山劉文峰二子其去也若聘之言至今
 四三十年矣豈非世教衰士不興行而心道
 者寡乎紫石幸生於湖之有李延平宋時以
 道學倡明海邦占滬溪諸君子並稱大儒流
 風餘韻未泯紫石所心於鄒先生於自其身
 推之以及於人此心身道也耳然非托之豪
 傑士則聖賢世遠言煙又非托之師友之間

相占發明後生小子無復心所聞而興起者
 矣人心其載此道古之聖人以言謬相傳心法
 後世言繁以為理障理晦以為心障心移以
 為物障萬物錯綜於其前以為身身障故道
 不明於人心為不行於天下紫石嘗与吾言
 知身身非身吾心非心則知道矣身与萬物
 同形心與天地同神則知教矣至於萬物不
 能為身天地不能為神太虛一氣形妙生成
 神妙主宰天人無間物我一體則知教在矣

身道在吾心天地萬物備於我者夫莫大於
 身身故有有天下而不與焉者莫靈於吾心
 神明致為知識形氣役於物交其為士者涸溺於富
 貴功名之故而不味逃焉齷齪瑣屑以官室之
 美喪妾之奉所識窮乏者以我而為之是障
 也身不與造化競死生心乃與情慾競失得
 沒是惑也二者脫然去此身所與紫石言也
 鄉士大夫以言屬吾吾以建言經術求學言
 占紫石處之三月六時之心變矣常居一

室焚香獨坐此延平以濂溪之靜之況紫石
 自以為四者及見占石門下士私相論說皆與
 吾言不殊其他師憲似套一無有焉必胸中
 有許大見識不為物障更有許大力量操持
 所遇與物情之可惡者投當交敵勝其私謂
 非此無之士乎哉既見嗣求以計借過吾邑
 以吾言以稱子然石固以得之鄉先生
 吾言不殊其家推之鄰國天下在叩儒之官論
 吾言不殊其家推之鄰國天下在叩儒之官論
 吾言不殊其家推之鄰國天下在叩儒之官論

雪歌流商激羽竟如何當時見
人知總有知音恐不多

書沈石送行詩卷序

先生一行別也兩序之序行於祖者一
所新其詩者一諸大夫士衆有贈於學校先
生論其謙和退讓之中有耿介勁直之操嚴
肅整頓之處有渾素樸雅之風見諸詩章若
于言夫豈多言貴哉學校先生以言教人言

本諸道具於人心而通乎物情者也物情喜
愕得失隨之故人有噴否道有汚洛言有美
刺矣諸大夫與學校先生友諸大夫誠曰其
也噴吾所與友揆諸道友不吾欺不敢徇以
諛學校先生為諸士師諸士誠曰其也噴吾
所共師揆諸道師不吾欺不敢徇以諛誠是
也豈亦非心之物乎斯道流行宇宙間人心
本此具足物心者馳而去之蓋吾人之信心
不若信物之勝也古今風教盛衰視學校學

校與替視師友噴否吾道視為污隆本
諸一心者異耳學校先生在師友之間相知
最深此心不為物所馳也確然有時終始不
渝此其自信在心故道與俱隆一物撓則儻
忽間狀移所遇立見背馳不信心而信物故
道與俱污矣先生每過從山中淪澄事心之
學三年以來為諸大夫也友為諸士也師特
其在我世淪所歆豔種々可欲之物非其所
固有者一切去之平居讀書不輟常見靜中

所得自言吾究聖賢遺緒裨益身心足補
茲任而已他何有焉吾所洞確有定守不信
物而信心者非先生也耶夫世道之不明正
以人心不能自信若切名富貴一念奪其中
本心遂亡其外威儀文飾掩然媚世者皆博
取所欲之資也吾道以為污隆何如而吾可
不重言以與先生哉由是擴克此心與聖賢
為徒其閑繫吾道閑繫世教吾言可以為天
下風先生亦庶幾能勝風教之任真吾所謂

士之師大夫之友而樂與言者衆也

後賢堂庭中移栽牡丹二首

牡丹富貴層淮家貧賤何妨愛此花白玉堂
前移到此相看莫訝主人羞

松竹寒梅共一家庭中今有牡丹花淮之富
貴非吾分春到園林總不羞

陳母之太孺人八十壽序

尚書郎陳秦淙之母黃太孺人壽八十陳與
黃皆妣江著姓孺人治漁黃公之女仙岡陳

公之配也初尚書郎未第時嘗為吾邑後進
師士大夫盡與交游取友自是耶弟子自贍
仙岡公與孺人皆相謂曰金淵士林淵藪君
子勤禮普義吾兒多得於禮義之助幸遷焉
以然乎圖小幾為書郎登進士第為時宰所
韜仕不克其學用不盡其才公仙岡公謝世
遂如孺人志迺遷家溧陽且數年矣今年孺
人壽屆期邑之諸大夫士俱所謂祝例以言
詹盂河子盂河子曰昔與尚書郎千里交游

為同志友既爵在晉申間為曰袍之士卜居
 同里聯姻於史祖侯家為曰骨肉懿紀吾安
 得無言哉余聞婦德不外見視其夫與子者
 庶几雞警綴膳脫簪皆女子之職然相夫之
 重婦人事惟教子光大門戶砥礪名節以有
 譽於天下是則母道所難即孺人朝夕仙岡
 以績學樹行為儒林冠冕大都官壺恪修在
 中饋已不可及及洲尚書郎昆季各以簪纓
 振家學恣意其子出舍於外卓遊禮義之宗

其為母也何如昔王姓女窺其子與房杜交
 游知其必貴益氏女擇鄰處其子取渚揖迎
 進退地卒從於學宮之傍古今稱之女能辨子
 所與益女能慎子所居吾邑無不杜其人可
 當王姓友流風遺俗苟存京兆舊邦或多聞
 直涼也亦敢遠涓進退揖遜之區乃孺人始
 有取於尚書郎所交終從其所藉游地擇處
 於此而不去豈非過二母之賢乎哉今丈夫
 子清古聖賢書知禮義其中無所執持猶未

免奪於世所歆豔儼已而從之况閨幃中誠
見其大知吾人所重者不在彼而在此卒以
成子之志此女中之賢過於丈夫子者如何
者物德雖身中正以中正濟柔順得坤道之
純易六二所謂直如大也直則不撓方則不
易大則砥持此三者矣至靜本體地道所以
恒也孺人願為書郎友直友諒友多聞合於
直知吾可占爻而尚如郎蔽水之恭合於力
如是謂直如是謂力不以世所歆豔齷齪若

分其中則合於大矣直方以大柔順中正合
坤道之純而得於本體者靜一終久皆遐壽
之徵而徵於女道所最難者允符也且壽星
臨於女虛應存吳越之分堂有壽考庭有雲
仍孺人由孝臻耄期壽當未艾而食報於子
如孫者固多其餘以有待也尚書郎幸女曰
光大門戶砥礪名節吾願終女教而未已焉
離其鄉里親戚如寄千里外莫復動一旦
翻忽欲改之念則孺人始以遷地善其子終

以遷子善其邑吾士大夫凡為尚書郎交游
親濺彼此相觀進於禮義而有成故當祝孺
人之壽於無遐更當祝孺人錫壽之庠於無
窮耳

歌者王文

梨園人老玉華宮誰惜何堪舊面容流落凡
塵千萬里歸來不似見刻宗

太学生程允吉字悅

程允吉其名元脩不謂求子脩之而允孫大

吉者乎益河子為之說曰元吉之義莫備於
易而允修之名莫切於書易曰元者善之長
也其稱元吉者六諸皆以爻而損獨以卦豈
与剝氏奉水為大善之吉哉其在有孚信而
後吉者允即孚信之大也書紀唐虞三代至
德不道曰允若曰允塞曰允迪允淑允協而
已故吉之所獲有孚耳聖人至誠与天為一
無缺於脩其次大順以下未缺踐履為實必
用省察克治之力然後去偽安而後其謀故

誠者為天道思誠者為人道人而天者也其
力勤其志不息返本還元其歸一揆矣去與
不利易之道也夫善好脩程若致力焉

書雲崦圖說

伯瞻氏名九華號雲崦子玉華山人曰九華
江國之鎮山為其瞻在邦域之中高山出雲
雲之為物混乾坤悒懔氣善施而澤溼萬物
其聚散隱顯之頃變幻而不可測者勿用極
於天神化本於地加焉若微物比類有望之

如雲者矣然卷藏形氣若血土壞棲草莽人何
以見其功化之大也如和太玄緊著所象
而無象者妙其形萬物去其行疏而有味者
頭其用真如樹幹如鶴冠纓羊曲沉磨乃起
觸石然後叢不可為名狀者有如雲崦子或
雲崦子姓玉華山人嘗志與雲崦以而若
宜真雲之靈耶抑所謂龍之靈耶

伯兒華服以待諭之

服之不裹身之天浴細絨絨絳履鞋居覽畜

期之

不考

羞殺山為瘦骨骸



卷之六

五八

三